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四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四月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波濤咽語
魯文—歐洲西北角的文化城
世界船舶嬗演史
戀愛之夢



香港海濱

CHINA TRAVELER

Vol. 12. No. 4

April

1938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旅行雜誌徵稿啟事

敬啟者：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所登游記遍及海內外各處，謬荷　讀者馳書讚許，至用感幸！茲爲更求精進起見，擬徵求下列稿件，敬希　海內外同文源源惠寄，無任盼禱！

邊疆紀述　關於西南西北各地，若粵、桂、滇、黔、川、陝、甘、新疆、青海、西藏等處，舉凡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等之紀載，最所歡迎。所有經行各地之交通情況，若公路、鐵路、水道、航空等，尤盼有詳盡之敘述；俾供旅行之參攷。

國外游記　本誌歷來所載之國外游記，以譯自西籍者爲多，觀察與描寫二者，未必盡合國人口味。茲擬徵求讀者自撰之國外游記，篇幅不拘長短，以忠實描寫爲貴。

短篇小說　自戰事爆發，本誌緊縮篇幅後，即暫將長篇小說取消，現徵求長約五千言之短篇小說，以一期登完爲度。無論創作譯述，均所歡迎。

美術圖景　應徵圖景者，以各地名勝古跡能表現地方之特點者爲上。能附底片，尤所企盼。

上列文稿圖片，一經選載，概從優致送酬金。來件請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聲明，並附寄相當郵票，以便寄還原件。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四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香港淺水灣……尹　高……（封面）

青城山色（美術圖景）……倪炯賢……一

波濤咽語……宣　閣……三

海天寄語（下）……程志政……七

從廣州到梧州藤縣……蕭　雯……一七

旅行閒話……閻重樓……二三

魯文——歐洲西北角的文化城……無　爲……二七

世界船舶嬗演史……孫沛甘……三三

美洲最初的居留者印第安人（下）……伍特公……四五

戀愛之夢（上）（創作短篇）……秦瘦鷗……五九



維持身體健康　以享人生幸福

人們之生命亦猶其他各物常具好壞兩方面好方面充牣優美事物與欣愉壞方面則惡劣事物與愁苦若要生命得成功滿足與喜悅須能一面克服壞方面之苦劣一面享受好方面之優樂此則有賴乎才智而更有賴乎健康倘若虛弱多病體倦神疲不僅不能享其生之快樂抑亦不能克其生之苦悶徒使才智無用武之地耳是故君若希望無忝厥生雖不無困難憂慮之點而仍能盡量享受其可欣可樂者則非努力保其健康不可保之之道可於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中得其最佳者此丸自英國卓越醫師發明問世以來已歷五十餘年蔚爲補血健腦妙品由其保健復健強神經與身體各器官幷振奮精神之作用已使世界各地無數男女能克其困難愁苦而享其人生樂趣

君乎此保障健康妙品所行於他人者自亦能行於閣下故宜卽日開始一服而得其益無論所患爲血虧腦弱諸虛百損食滯早老神倦頭痛系痛瘋痛或婦女特症幷無論年齡性別一例有益

各藥房皆有出售或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買每瓶一元五角六瓶八元郵力不取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
成字第六二五號

青城山色

「其一」倪綱賢



灌縣至青城必經之清波橋



游山之滑竿兒



青城山相近之一片青野沃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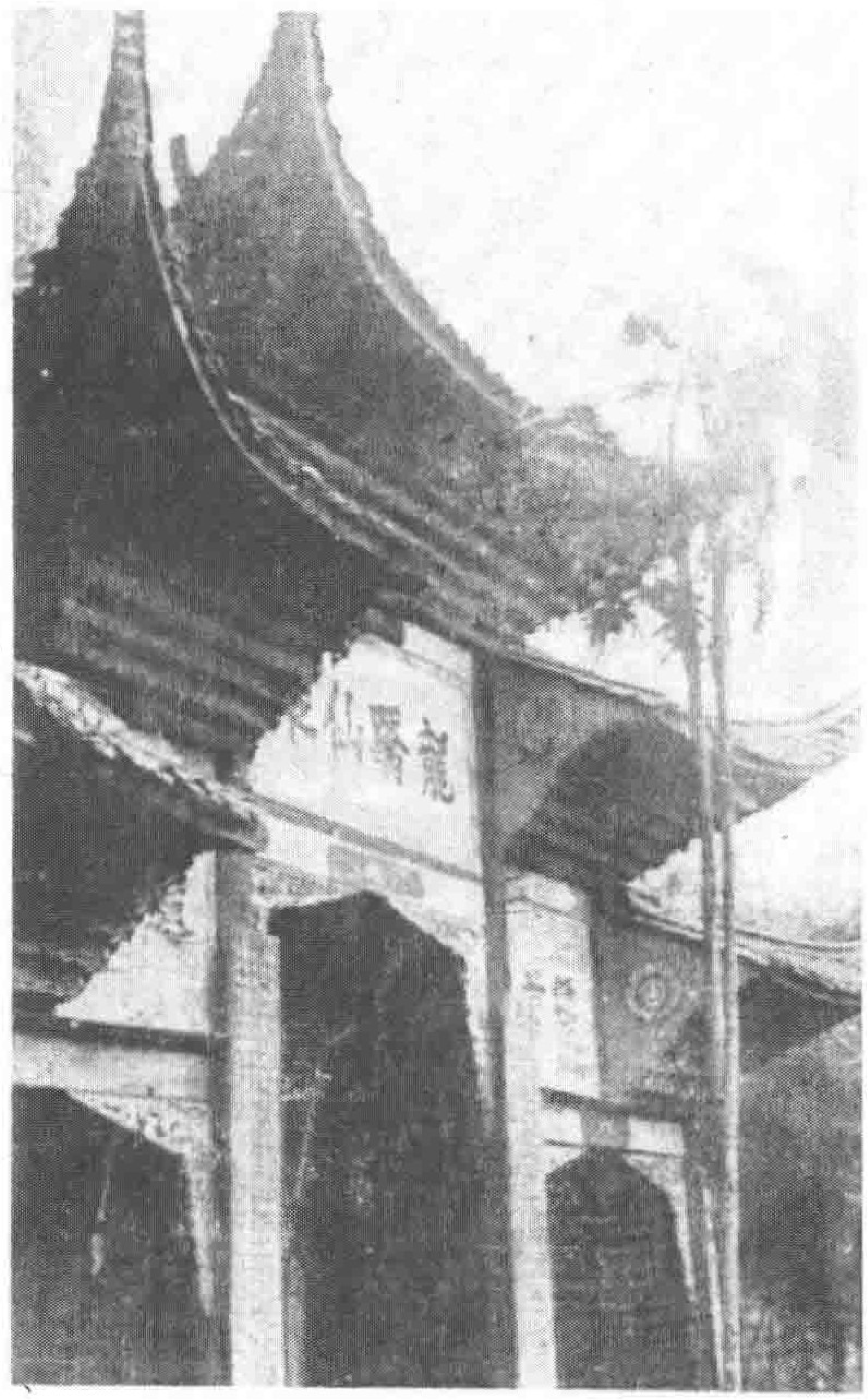
泯江支流上有巨木支撐之橋曰「榪槎橋」

青城山色

「其二」倪絅賢

長生宮照壁上之福祿壽浮彫





常道觀後天師殿前之岐棕樹一幹兩枝傳為天師手植



青城山上各式茅亭之一



宏麗之常道觀大殿

波濤咽語

宣閣

載筆江湖祇怨嗟，夢醒欹枕換年華，眉邊贏得淚痕賒。 匀面工夫渾似昨，描花心緒竟無涯，恨情羈思兩交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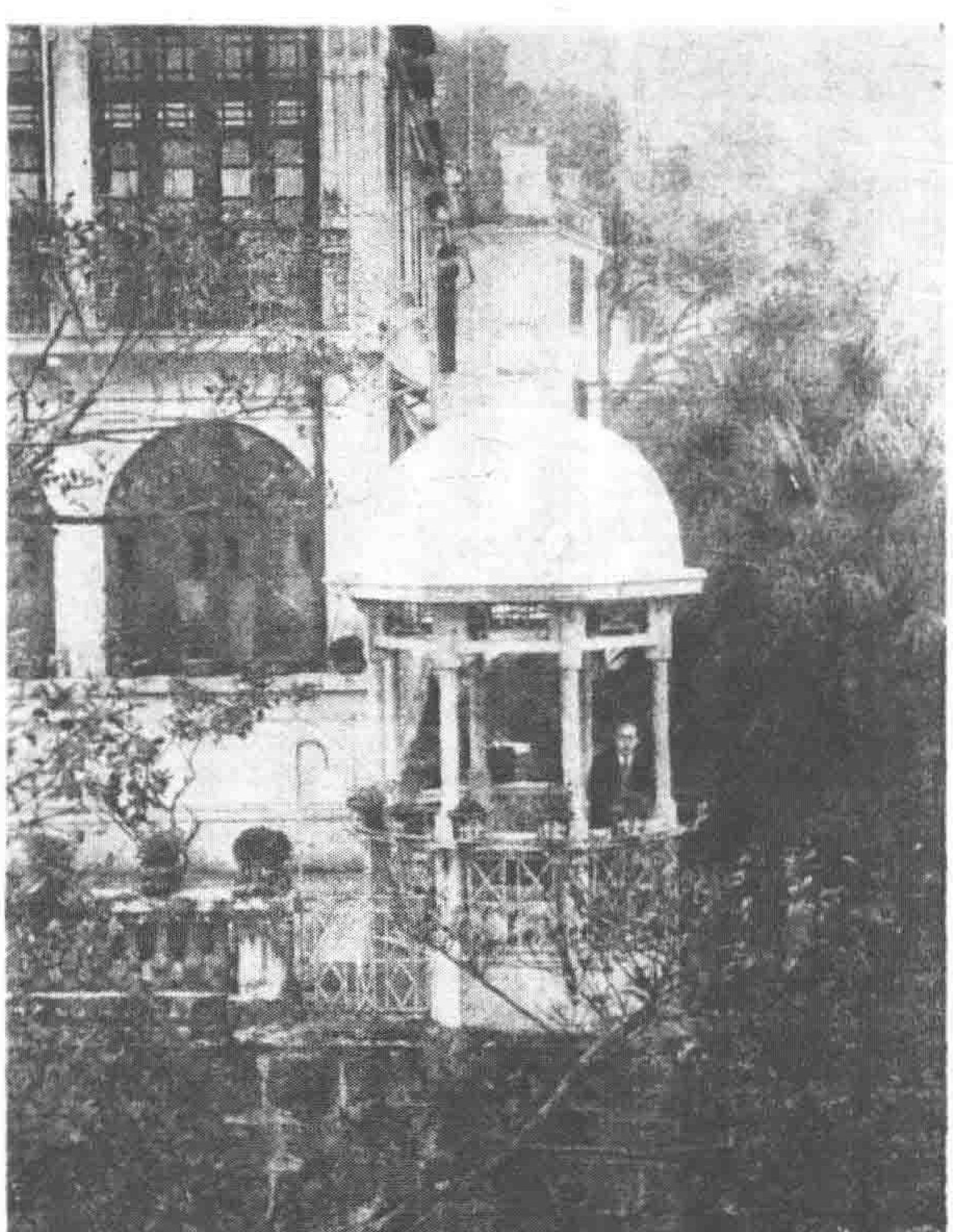
（浣溪紗）

此予庚午年除夕寓居五羊城時作也。丁丑歲暮，復來香港度歲，而干戈擾攘，舉國騷然，棖觸前塵，百端交集，波濤如訴，人語亂離，乃知太平民之深可欣羨矣。

十一月廿九日，陰，小雨，甚寒。老友吳君容宓及予子啓昌，送予登小舟。絲雨籠愁，行人載道。九時半登意船康德凡悌號，與金君維成共一艙。同僚廿餘人之外，有趙叔雍汪仲韋張久香江眉仲諸君均同行。眉仲好談聯語，與久香及予，時爲乒乓之戲。舟中治饍，如麵條等等，皆有意國風味，予市意國紙菸數匣。三十一日晴，正午，抵港。舟泊九龍，氣甚淑暄。祖桐豪庵及威閣來迓。

予與李翁筠叟等七八人，賃廡寧養台，屋在半山之中，前瞰碧海，風帆汽艇，出入無際。朝夕附街車來往，坡坨起伏，顧而樂之。山中道路之佳，設備之完整，得未曾有。丁令歸來，仍覺城池完好；劉郎前度，空驚花木繽紛；值此亂離，更增媿歎矣。

由寧養台望共和台房屋



予臨行時，容宓治精膳饗予，良宵風雨，招得契友二三，復贈以清詞，以予所嗜者此也。詞爲減字木蘭花，容宓云：「歲闌分袂，目擊干戈塵四起。明月空圓，萬水千山一樣穿。 子留誰齒，脈脈無言傷往事。北雁南征，爲寄相如任酒醺。」蓋步六一居士原韻，予和云：「珠江衣袂，七載遊程應憶起。皓月難圓，破碎山河一水穿。 相逢誰齒，

三二——二六一

如此杯盤如此事。愛惜寒雲寄我新詩莫醉醺。」容宓豪於飲，故有是言。然而邵伯甘棠之旨吳娘暮雨之詩。終不免增別離之情緒耳。

港澳紛歧，遊泳稱盛。沿海沙灘之上，茅亭木屋，歷歷可數。裙屐雜遝，選勝尋幽，則以濱島南端之淺水灣爲最盛。其地有淺水灣旅館，及麗都浴場；而麗都著飲，尤爲冠時。兩處皆花木繽紛，前瞰碧海，背倚衆山島嶼迴環，別墅林立。冬日和煖之際，仍有泅泳之客。鎢叟道人，有貌傾南國難爲美，氣蓋山河味是雄之句，予愛其語，爲塡齊天樂詞一闋。「天涯忘却冬寒峭，相逢又驚春早。翠葉鳴廊，鵑花媚廡，似向遊人羞笑。殊方醉飽，便蜿蜒登山，曲環依陝。館閣玲瓏，日斜孤嶼正堪眺。 平沙間步共嘯。看波濤怒吼，嗚咽難曉。上國儒冠，南天舞袖，如此居夷誰料。心傷到老，算抹粉搓脂，也稱嬌好。氣壓河山，怕河山自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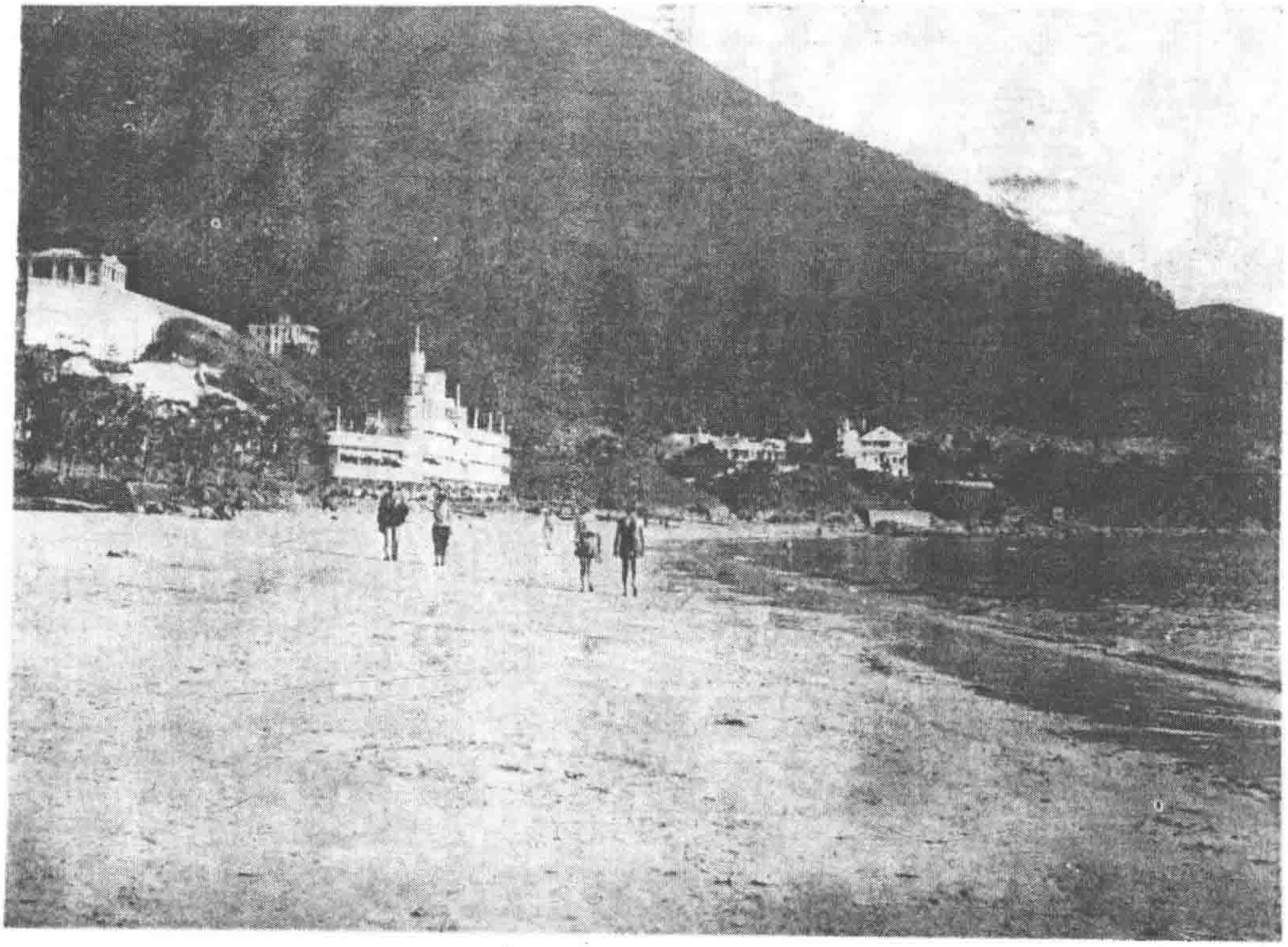
九龍之半島旅館，香港之香港旅館，高士打旅館，淺水灣旅館，爲旅館中之四大巨頭。香港旅館，有自辦之公共汽車往來於淺水灣旅館及香港旅館，每半小時一次，車輛佳妙，乘者不覺有踰山越嶺之苦，與遊淺水灣者以一大便利。丁君近人爲予言「每有旅客來此，必嬲予伴遊淺水灣，遊之既數，亦不覺其幽勝。予眞怨煞淺水灣矣！」誠妙語也。

九龍新界，倍蓰於香港。廣九南端，蜿蜒南行，沿碧海，穿深隧，景至奇麗。惟深圳以南之鐵路，例稱爲九廣，其北則曰廣九，所以示區別也。環半島而行，復有無數公路，皆柏油馳道，英政府之用意至爲深遠，非僅爲遊觀計，此覘國者所宜深思。予曾遊粉嶺，其地有賽馬場及富商別業多處。又遊元朗鎭，以食品稱。海濱有小小浴場，地名汀九，品茗之所，高踞懸崖，俯視內伶仃，港澳灣環，樹木葱鬱。至青山古寺以素肴稱，尤稱勝境，予尙未及至也。

粵肴之佳者，可列舉金龍銀龍新紀元大同金陵酒家諸處，然較之省城文園南園諸酒家之裝潢富麗，包舉園林，固有間矣。普通宴飲，率達數十金，而「飲茶」則取價低廉，座無虛席，熙熙攘攘，如登春台。惟粵肴味淡且重生炒，久食生厭，則以西餐調劑之。香港仔在島之西南端，以治魚稱，本地魚產豐富，而石板尤爲有名。

香港爲自由港，故舶來品售價爲廉，然巨大商肆，多能讓價，故不善粵語者，往往居於不利地位。卽以西服而論，其賤者乃不及廿金一襲，然較佳者，亦非百金莫辦。採購者必須熟習二地價格，然後擇善而沽，方可省却無謂之煩惱。

羅雨山君爲予昔年在粵詩友，所作溫醇馥郁，有晚唐人風格。頃錄其近作一首見示云「有史以來無此刦，痛心之處豈能言。揚塵東海知何世，移節西行想故園。一旅中興吾所望，九原可作鬼猶寃。不才準備收京賦，誰策奇勛守國門？」蒼秀健舉，知所作亦將浸淫



香港淺水灣畔麗都浴場

於宋人矣。其作風之變動，吾昔時已一度預測，并致書於雨山，述及此旨，蓋絢爛歸於平淡，乃吾輩中年人所應爾，不足奇也。

江海揚波，烽煙遍地，客來此間，儘情揮霍，酒館歌樓，滿坑滿谷，吏隱曾有言：「人玄玄詩境，近頃亦自深造。和雲弟詩，有「飽經閱歷人千里，細寫風光筆一枝，」之句大可書之座右。來港澥，已自忘其國難；試往舞榭，則舞鬟大率爲吳越佳人，舞客亦多爲東南俊彥，更忘此爲「皇家」之香港矣。」誠妙論也。書至此，亦覺山岳爲之黯然。

劉師勇墓　　華

宋劉公師勇，大義精忠，彪炳史册，墓在去厓門百里之銅鼓山，先伯粟香嘗權廣東赤溪廳，銅鼓山適在境內，因譔考證一篇，並編表忠錄，徧徵題詠，後梁鼎芬汪兆鏞，（精衞之兄），復附設劉公栗主于廣州三忠祠右龕，以垂不朽，具見孤忠偉烈，歷久不磨，吾輩追思，其亦知所希蹤否耶。

三二一—二六三

海天寄語（下）

程志政
自倫敦寄

（六）百年紀念之盛大慶祝

舟離檳榔嶼後，開始作橫渡印度洋之航行，印度洋平均深度，約爲一萬四千英尺，爲歐亞航行中風濤最稱險惡之區段，廿九日及卅日風浪果作，船身上下顛動，一部分同學乃告暈船，平日擁擠彌甚之甲板，已人跡寥寥，多數均歸臥艙中矣！九月一日舟抵錫蘭島之哥侖坡，泊於港面，當有印度大學英籍教授一人，及學生會主席S. Cumarashamy 氏登舟歡迎，並引導登岸，偕乘汽車週覽全市，此次印度大學對於招待我輩，本預定一日之程序，乃拉傑浦特拿輪規定午刻十二時即須離埠，於是招待程序，不得不從事縮短，計先至一佛寺，似係新建者，屋宇不多，但頗華麗，參觀者在門外先去其履，然後由一引導人導入，以英語解釋壁間圖畫之寓意，內有大佛一尊，高凡廿八英尺，前供鮮花盈案，按佛法發源於印度，於漢明帝時傳至中國，來此朝佛，不啻已至所謂西方極樂世界，令人聯想昔日唐僧取經之故事矣。嗣往跑馬場，博物苑瀏覽一週，原定四時舉行之茶會，臨時改爲聖代茶室之冷飲，匆匆回船，已距午刻不遠，招待諸人，親至埠頭握別，情意殷殷，至可感紉。聞哥侖坡之風景最勝處在數十里外，惜以時間關係，未獲前往，殊悵悵也。舟離哥埠，遙望巨大之尼紅燈廣告牌一方，上書 (Ceylon For Good Tea)，譯其意「到錫蘭來買好茶」蓋錫蘭之茶，馳譽寰球，其每年外銷之廣，已駕華茶而上，觀此廣告牌，即可知該地茶商對外宣傳之一斑。

九月二日適爲大英輪船公司一百週紀念，船主爲慶祝起見，晚間特備豐美大菜，贈送印製極精之彩色手册及圖畫，餐室佈置一新，滿懸氣球，每一旅客，並得彩色紙帽及玩具各一，所有香烟名酒，一律免費，該公司於百年前之今日，開始作英印處女航，其時僅有載重二百噸之小輪數艘，自英至印，需時七十日，當日舟中設備至爲簡陋，因無冷藏箱，輪中所需肉食，皆隨帶活牲畜，臨時宰殺，以今視昔，抑何可哂。百年以來，大英公司進步神速，現時最新之巨輪斯特拉桑頓號，載重達二萬三千五百噸，執歐亞航線之牛耳。我國招商輪局，亦有數十年之歷史，相形之下，愧汗交流矣。

九月三日下午八時抵孟買，當舟入港時，遙望孟埠洋樓高聳，燈火萬家，不啻海上仙山，登岸後入市遊覽，印人身有異味，予等躑躅街頭時，但覺腥臭不堪，殆亦不愛淸潔之故歟！人民多瘦小，呈憔悴狀，與滬上印人之昂藏七尺者，迥不相侔，聞同輪某英人言，印度種族紛歧，言語不一，文字亦不一，英人訓練印度土軍，另行編製一種言語，令各地同樣採行，以供軍用云。此間幣制與哥侖坡同，其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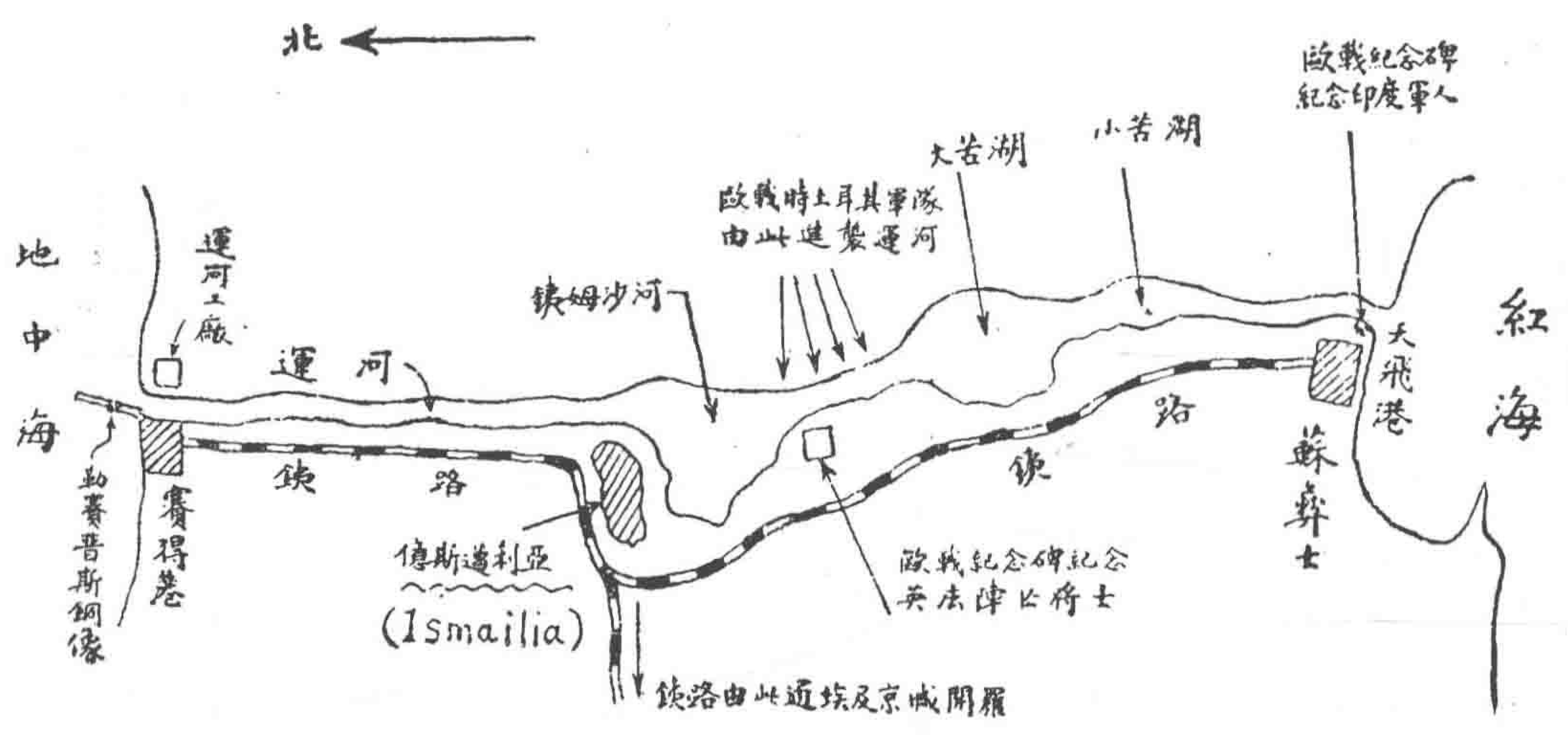


亞丁海濱

為羅布，每一羅布約合華幣一元二角，予等在街頭略進冷飲，行經Capital電影院，時正獻映格雷絲摩亞之佳作「戀愛時期」，本擬一觀，因時晏未果。四日上午八時半，孟買大學學生會代表 N. V. Desai 等來舟相迎，輪定下午一時離埠，招待程序，正如哥侖坡然，不得不由全日而改為半日，是日該校備團體汽車一輛，引導遊觀，首至懸空花園，所謂懸空花園者，乃一築於山上之遊憩場所，其範圍甚為狹小，花卉亦無多，但高踞山頭，可以縱觀全市勝景耳。在此偶值我國僑胞二人，皆魯籍，以販賣綢布為業，在此有年矣。自滬出發後，經香港、新加坡、檳榔嶼三地，均為華僑之大本營，過此而上，則華僑漸少，海程遙遠，無怪其然。後至孟買大學，由校長出而招待，導登該校之高塔，凡歷螺旋式之石級千餘，始造其巔，後至動物園，內列熱帶猛獸較夥，有一面部如猪之奇猴，望之可怖，十二時返船，向愛敦進發。

（七）開羅金字塔之壯觀

巨輪西航後，凡駛於印度洋中者五日，此為歐亞行程中距離最長之一段，每日憑欄四望，則海天一色，茫然無際，默念故國親友，雲山遙隔，倍增惆悵。直至九月八日晚，始望見陸地，則舟抵亞丁矣。亞丁據紅海之咽喉，為英國軍事要塞，其地氣候亢熱，樹木不生，平均每隔兩年，始降雨一次，原屬荒瘠不毛之山地，英人來此後，雖利用科學征服天然，居民終屬無幾，亦地勢所限，無可如何者也。予等乘小輪登岸，每人收費八安納，瀏覽街頭，僅面海之一部分有商肆，中國人民在此設綢衣鋪者有若干家，悉為魯人，見予



蘇彝士運河簡圖

等至，欣然肅入，宛如家人。予與一梁君閒談，據云全埠華僑不足三十人，以開設衣鋪者爲多，亦有爲木工者，每年營業自數萬羅布至十餘萬不等。店內夥友，均屬親婭，開支較省，所有顧客，皆係路過此間者，每日有船一二艘寄泊，生計差可維持云。僑胞遠涉重洋，來此經商，又不以酷熱亢旱爲苦，其奮鬥耐勞之精神，堪爲祖國爭光不少已。該地有運動場一，時有若干人正作足球之戲，另有一地，植樹數百株，圍以鐵柵，此爲全埠僅有之植物，乃每日以自來水灌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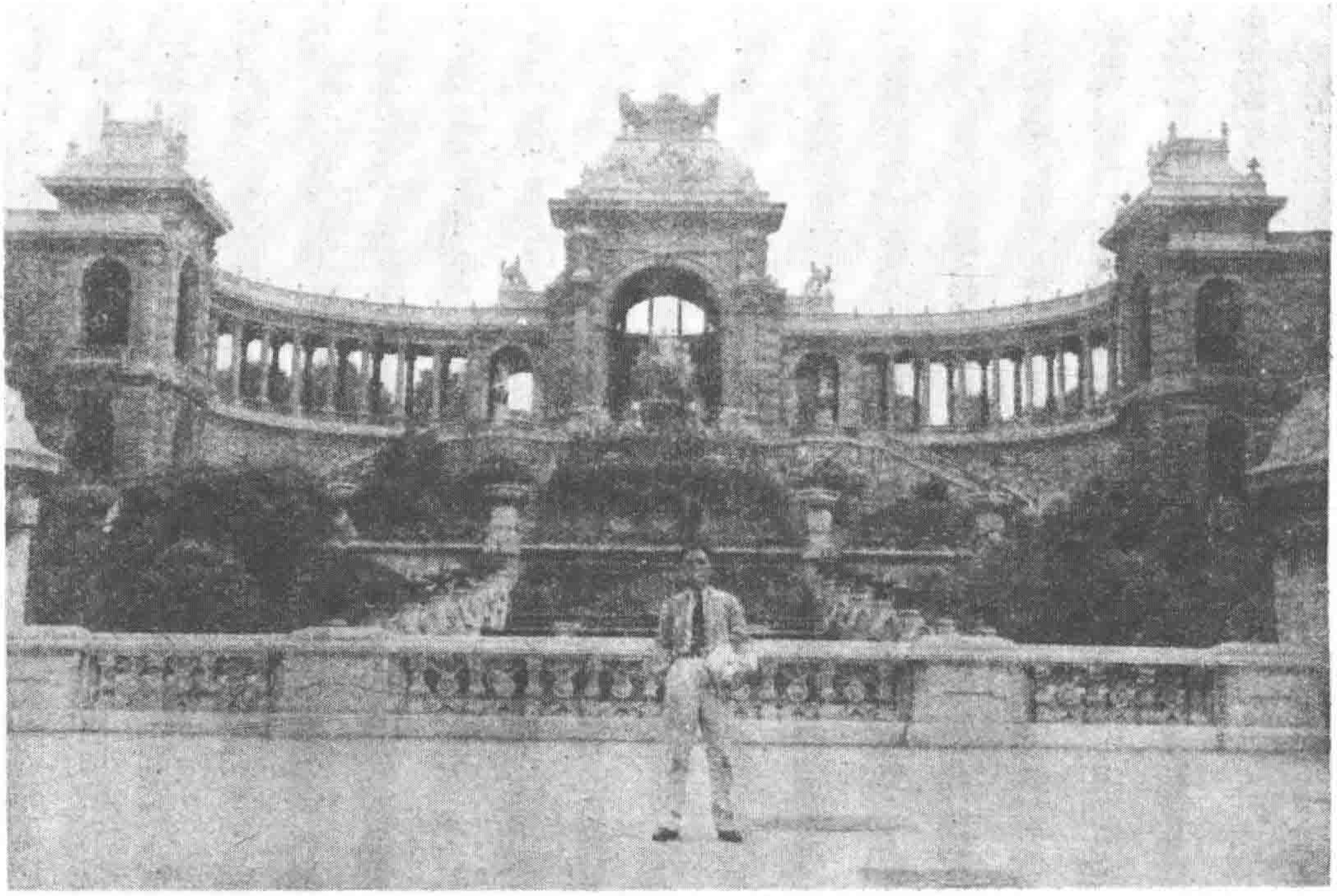
亞丁爲免稅港，故香烟在此最廉，沿途兜售香烟者，絡繹不絕，有旅館二：一曰「新月」，一名「莫利哀」，生涯寥落，門可羅雀，良以旅客過此，均住輪上，殊無寄寓之必要也。是晚八時，舟離亞丁，入紅海，予在國內，久聞紅海之酷熱，昔年黃局長伯樵自歐西考察返國，歸來言及在紅海爲熱浪襲擊之苦，聞之猶有餘悸，今茲初履其地，私衷竊惴惴深以酷熱爲憂。乃舟行一日，熱浪並不過高，艙中約爲九十度，如登甲板，則海風習習，僅八十餘度耳，如斯三晝夜，遂徼倖脫離此可怖區域而抵蘇伊士。

先是，輪中公告旅客，謂舟抵蘇伊士時，通濟隆旅行社有埃及京都開羅旅行團之組織，旅客如欲加入，則自蘇伊士登岸，乘汽車至開羅，再乘火車返蘇伊士運河北端之賽得港，可於此趕上輪船。其代價二等爲三鎊十先令，予耳金字塔之勝久矣，往昔兒時讀教科書，見金字塔之插圖，即爲神往，此時近在咫尺，烏可失之交臂，因即欣然報名加入。九月十二日晨四時半，舟在蘇伊士河外寄椗，予已



馬賽懸橋

起身，曉日初升，朝露猶泫，海上晨景，美乃無藝。是日赴開羅者凡十餘人，早餐後由通濟隆派人招待登渡輪抵岸，轉乘汽車，不十分鐘而抵沙漠，第見平沙無垠，茫無邊際，汽車行於大道，不啻海輪之駛於重洋，眞世界之壯觀也。沿途絕無人烟，亦無樹木，僅偶見枯草數株，點綴於此廣大之原野耳。與公路平行者，有鐵路一小部分，此公路與鐵路，殆可謂人類征服自然之表徵，然巨風既作，則二者亦時時有被流沙掩沒之虞。汽車行一小時餘，正感久坐疲乏之苦，車忽呀然而止，視之，則通濟隆設於沙漠中之休息處也。屋僅一楹，但荒漠中忽然有此，何異天堂，內有冷飲品可以餉客。坐移時，繼續前進，又一小時，驟見前方洋樓林立，燦然悅目，寂寞之沙漠行程，至此乃漸告結束，未幾即抵開羅。其間一切屋宇，完全爲近代化之建築，樹木蓊翳，與沙漠之荒涼情景，適可對照。開羅爲埃及首都，世界文明發源最早者，首推埃及，其歷史之可以稽考者，已有五千餘年，我國歷史尚在埃及以後也。嗣由通濟隆派一埃及人爲嚮導，遊覽名勝，首至博物院，甫抵館門，即見一具體而微之獅身人首神像，繼在入門之後，復於大廳中見無數之古代石像，至少爲三千年前物，彫刻之美，嘆觀止焉。其中有二巨室，專陳埃及大帝圖騰坎滿墓中發掘所得各物，極饒興趣。該墓於一九二二年由卡拿文伯爵及卡德博士所發現，開掘後，知其面積甚廣，於是逐漸由隧道而內，詳爲搜尋，



馬賽動物園前本文作者

共得殉葬等珍物一千六百三十七件之多，自皇帝御用之寶座、牀、手杖、戒指、珠寶、衣履、刀劍、車船，無不俱備。考之史乘，是墓爲紀元前一千五百年所建，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之久，當時工藝之精，出人意表，蓋現代之手工藝，如鏤金刻玉之類，彼時已一一大備，最可觀者，爲其金棺，計重一百十公斤，式樣完全與尸身相符合，尸旁滿儲珍寶，不計其數，尸爲藥料所製，永永不腐，卽所謂木乃伊也。圖騰坎滿之木乃伊已爲政府取去，今不可復見，但另有一小孩之木乃伊列於他處，實卽人乾而已。予對此富有歷史意味之古物，一一凝視徘徊，幾不忍去，導遊者頻頻催促，深以未能詳細觀摩爲恨。至於文字方面，彼時以象形字代表音母，並有楷書草書之分，觀其遺跡，字體美麗整潔，較之我國殷代之甲骨文字，完備多矣。所不可解者，何以在三四千年以前之埃及，文明已有如此進步，令人驚奇不置，聞自此墓掘出後，研究史學者，咸來觀光，蓋對於埃及古代文明，已不得不重新估價矣！

出博物院遊市廛，見婦女裝束，甚爲奇特，面部有網，一端貫以長可盈寸之木管，而以之聯繫於鼻端，觀之殊可噴飯，男子則一律冠紅絨帽，頂垂絲絡，雖汗出如瀋不去也。旋至維多利亞旅館進午餐。餐後，乘車向金字塔進發，塔去城約八英里，遙望卽見，車過尼羅河後，此兩大三角形之高山，已矗立目前。未幾抵塔麓，其地曰基澤（

Gizeh,）等於我國之皇陵也。下車後換乘駱駝，駱駝爲埃及之代步物，其功用在於能耐長途奔走，而不需飲料，於沙漠地帶最爲相宜，一如他國之有騾馬也。予等乘駝，尚係初次，既感新奇，又以不諳駝性，頗有戒心。自此登至丘阜，約半里，即至金字塔，塔爲四等邊形之建築，完全爲巨石砌成，最巨之塔有二，一爲契阿甫王之墓地，建於紀元前三千七百三十三年，每邊長七百五十五英尺，佔地十三畝，高達六百五十英尺，聞建築時，每邊工人十萬名，歷時二十載始告成功，該塔可以入內，沿路置有電燈，問津者無摸索之苦，但其中一如山洞，不易深入，予等稍進即回，因限於時間也。另一巨塔爲契夫令王所建，似較第一塔尤爲工整，第三塔較小，僅及大塔之半。間於三塔之中者，尚有一獅身人首神像，龐大無比，亦不知其經歷若干寒暑矣！附近有一新近掘出之廟宇遺跡，可以入遊，該廟全爲巨石所建，並分數層，當係三四千年前物也。據導遊者言，金字塔以及該廟之巨石，皆採自數百里外之山崗，以人力運來，即此一端，已屬不可思議，蓋數十萬方巨石，在當時無機器可以利用，僅恃人力搬運，且能建成巨塔，歷數千年不傾不圮，鬼斧神工，洵宙宇間之奇觀矣！方予等乘駝漫遊時，思此三塔之成功，不知犧牲若干人民之血肉，專制淫威，千載後猶覺其慘烈，可勝慨哉！

金字塔不易攀登，曾有西人某因登塔而致跌斃，惟土人頗有善此技者，遊客付相當代價，渠能於八分鐘往返，捷如猿猴，良非易事。其澤既爲歷代皇陵所在，逆料古蹟之未經掘出者尚多，予等遊塔時，見獅身人首像旁之沙丘，正在發掘，將來或可有新發現，亦未可知。歸途至通濟隆尼羅河遊艇用茶點，尼羅河爲埃及文化發源地，沙漠地帶之所以能從事稼穡者，唯恃此河之灌溉耳，該河水甚混濁，中夾泥沙頗多，聞每兩年汎濫一次，土人於水過後種植，不施肥料，收穫必豐，亦得天獨厚也。埃及人民狡猾多詐，予抵遊艇時，將衣置於衣帽間，比出則檢視囊中已少二先令半之銀幣一枚矣，聞賽得港旅客如獨行，常被埃及人路刧，甚至加以謀害，予之損失，蓋其小焉者耳。後曾以此事函告通濟隆，請其注意，免玷該社令譽也。後遊回教教堂，建築作風偉大而新奇，亦埃王所建者也。暢遊既畢，驅車赴火車站，趕乘五時半赴賽得港之特別快車，埃及鐵路爲狹軌，速率每小時約三十英里，與我國相若，惟以地處沙漠，空中滿佈飛沙，車內几案積塵盈寸，殊引爲苦。方就車用晚餐時，與予同席者爲三英人，二女一男，與予閒話，知若輩係赴巴勒斯坦旅行者，清談娓娓，頗慰寂寞。時火車正與蘇伊士運河並行，於夜色朦朧之中，得見蘇伊士運河之大概，河中有巨輪緩緩駛行，船頭電炬光射里餘，奇趣橫生。按蘇伊士運河開鑿之動機，遠在四百年前，至一八五四年，經法國工程師勒賽普斯（Ferdinand de Lesseps）計劃後，得

埃及總督賽得氏核准，於一八五六年動工，歷時十四載，始告完成，經此開鑿，紅海與地中海呵成一氣，縮短歐亞海程達五千公里以上，為世界交通闢一頁光榮史，豐功偉烈，罕有倫比，宜乎蘇伊士河口樹像勒碑，以垂不朽也。

蘇伊士河長一六二公里，平均闊度為六十至一百公尺，深度十至十三公尺，建築費約一千八百萬金鎊，由南口至北口，中經小苦湖，大苦湖及鉄母沙湖，沿河設十三站，船隻往來，必須於指定站點交會，以免互撞，由站運用號誌控制一切，其行舟制度，仿彿鉄路。運河係由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股票最多者為法人，英人次之，總公司設於巴黎，運河管理局則設於意斯瑪利亞，約距賽得港七十五公里。運河既為航行要道，修養維持等費，異常可觀，故對於來往船舶，徵收通過費，公司定例，輪船以註册噸位計，每噸納費五又百分之七十五金佛郎，旅客每人納費十法郎，兒童減半，拉傑浦特拿輪船之買路費，達六千磅之巨，可謂駭人聽聞。聞友人云，近年歐亞航行，頗有以蘇伊士運河收費太昂，而主張仍繞道好望角者，蓋近代輪船速率甚高，繞道亦費日無多也。

抵賽得港時，已屬深夜十二時，我舟亦離埠，向地中海前進，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抵地中海中之馬耳他島，為英海軍之根據地，比來地中海內風雲險惡，英國乃不得不加派巨艦來此鎮壓，故島之近旁，泊有巨艦數十艘之多。登岸後，先乘登山電梯，此與香港槟榔嶼之登山鉄道，異曲同工，登山後即係鬧市，縱觀市廛，頗為繁盛，予等參觀教堂，軍事博物院數處，十二時返舟，一時離埠，十七日晨六時，舟抵法國之馬賽。

（八）馬賽攬勝

拉傑浦特拿巨輪泊於馬賽之時間較久，予等乃利用地圖，赴各地遊觀，予等在校時，嘗習法語，因久不研求，遂致荒疏，至此後雖略能應付，然已感言語不能暢通之苦，蓋自滬出發以來，所經各埠，均係英國屬地，能操英語，即可應付，惟馬賽為法國地帶，英語絕不能通行，至此深悔昔日之失，然而晚矣。幸囊中攜有英法會話小册一份，至不得已時，出書相示，勉可解意，苦事亦趣事也。是日乘汽車先至鬧市中心，然後沿馬路前進，瀏覽左右，覺法國城市之設計，別有一種奇特之作風，例如大街之中間，忽有樹木兩行，雜置坐椅於其間，遊人行疲，可以稍憩，不啻將公園與馬路合而為一，因此鬧市之中，亦有林園雅趣，增加城市美觀不少。又該市馬路交叉處，每有噴泉，上彫美術石像，清麗活潑，令人流連不忍遽去。予儕久不嚐故國風味，至馬賽後，食指大動，滿擬大嚼一次，惟不知此地中國飯館何在，因入一藥房中詢問。乃該藥房主人前曾在我國正太鐵路服務，略諳華語，謂此地並無中國飯館，吃中國大米飯，殊不可能云。後按

圖而遊動物園，園之結構，更爲美觀，全部建於高坡之上，依地形而逐漸加以裝點，有花圃、有長廊、有噴泉、有石像，可謂法國建築之代表作，登坡深入，爲一大花圃，奇葩異卉，清幽欲絕，或疊石以成山，或掘地以爲池，襯以飛泉，間以亭樹，佈置楚楚，生動可喜。法國人民，最尙自由活潑，今觀其建築，一如其人。再由小徑趨下，遂至動物園，有花斑馬、長頸鹿等異獸，皆爲生平所未見者。遇數法人，與予儕爭相問訊，其和靄可親之神情，與英國紳士式之嚴肅態度，迥乎不同。出園返舟午餐，餐後復出先遊懸橋，橋高七十五公尺，兩邊有巨架，納資一佛郎半可以緣梯上升，予登至半途，俯視足下，一似大橋之搖搖欲墜，不覺腿爲之軟，勉鼓勇氣，達其上層，俯瞰馬賽全市，朱樓如畫，河淸似鏡，不媿花園都市矣！過橋而下，更趨「聖母教堂」，堂在山巔，爲馬賽耶教信徒朝拜之地，香烟氤氳，遊侶如雲，略購紀念品數事，由山之另一端乘登山電車下山，此與香港無異，特高度僅一二百公尺耳。

是夜在街頭夜遊，巨肆林立，珠光寶氣，燦然奪目，有一百貨公司專售女子用品，初未之知，予擬購一帽及取出則女用者，一笑却之，殆亦法國女多於男之特有現像歟！法國自佛郎貶值後，生活程度與滬相若，西餐一頓僅九佛郎半，合國幣一元左右，可謂低廉，因相偕就餐，女侍者令我輩點菜，予等對於西菜名稱，本不甚諳，茲復爲法文，更覺噤目結舌，不知如何作答，伊忽作咯咯聲，且以手示意，久之，始稔爲鷄蛋，亦趣聞也。晚間沿街行人道上，有數處滿置桌椅，乃咖啡店之設於肆外者，此爲英國所無有，蓋英國之咖啡店，多設於室內也。一日間觀感所及，覺法國有可記之點甚多，例如街頭熙熙攘攘，往來不絕之行人，大多數爲女子，男子數少，有時男女同行，女子對於男子，備極獻媚，於登聖母教堂時，見一女子挾一男子而行，又於電車中見一女子爲男子拭汗，凡此種種，可見法國女子過剩之一般現象，與美國之重女輕男者，大異其趣。又街頭失業者比比皆是，馬路上之座椅，大廈前之石階，權充若輩之臥榻，瑟縮之狀，至爲可憫！至於街頭商肆交易，往往將書籍畫片，置於門外，無人加以管理，顧客選定後，自行入內付値，此種誠實制度，在我國恐不易實行也。行程至此，忽忽一月矣！

（九）　安抵英京

九月十八日離馬賽，十九日爲舊歷中秋節，予於地中海上賞月，洵爲生平可紀念之一事，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予去國數萬里，思家之切，更無論矣！二十日上午八時，抵直布羅陀，地在西班牙之南端，扼歐非兩洲及地中海之要衝，英國之殖民地也。登岸雇汽車環遊全市，其地爲軍事重鎭，市面不興，惟防禦工事，至爲週密，蓋該地山岩之間，安有砲位無數，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堪爲寫照，英

三二一—二七二

國國勢之隆，亦深得力於其優良之軍備也。與西班牙毗連之處，有鐵爲界，予儕於車內望見西班牙之軍隊衣綠色軍裝荷槍巡邏，想該地已入國民軍之手矣！下午二時，舟抵法屬非洲之唐基亞(Tangier)，因僅停兩小時未登岸，非洲土人乘小艇至輪旁兜售土產者甚衆，其法以長繩繫筐一端擲於船上，由乘客持之，乘客選定物品及講明價格，於是以物入筐，顧客徐徐引之而上，取筐出物，再以應付之值置於筐內，由舟子曳下，生涯尚稱不惡。九月廿三日晨抵英吉利之勃利茅資(Plymouth)庚款會駐英監督西而可克君來舟歡迎，並舉行談話會，晤談頗歡。廿四日晨甫醒，侍役入告，謂舟已抵倫敦之喬治五世埠頭矣，於是三萬里之歐亞航行，於此終結。九時移民局來舟登記入境手續，所有行李亦由關員略事檢查，轉登火車至利物浦街車站，歡迎我輩之代表，已相候甚久，握手言歡，快慰奚如，旋即乘車逕往皇家旅館休息，此世界第一大都市之繁華景象，遂得爲初度之認識焉。

× × × ×

海航匝月，沿途觀感所及，已如上述，茲將歐行應行注意各點，臚列如左，以殿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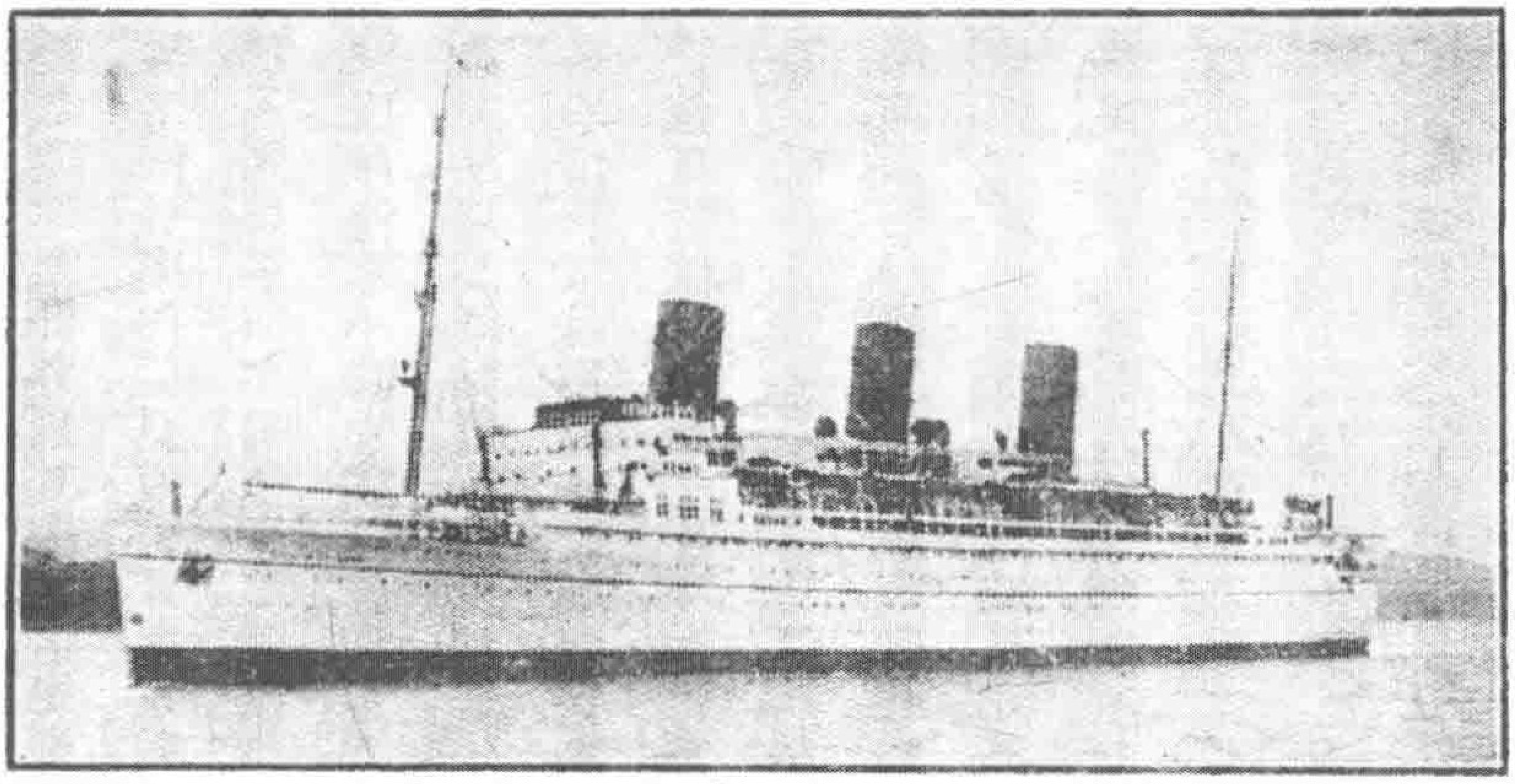
(一)貨幣——自滬至英，沿途所用貨幣，各埠不一，如香港所用之港洋，每元約合國幣一元一角，其輔幣爲角爲分，皆十進。新加坡檳榔嶼則用海峽殖民地之鈔幣，其單位爲圓，每圓約合國幣二元，輔幣亦爲十進。哥倫坡則用印度羅布，每羅布約合國幣一元二角，其輔幣爲分，孟買亦用羅布，但輔幣爲安納，每羅布合十六安納，亞丁所用爲印幣，愛伊士賽得港爲埃幣，其單位曰披亞斯脫，馬耳他直布羅陀用英幣，馬賽則用佛郎，其輔幣爲生丁，每百生丁等於一佛郎。旅客最好於動身前，將國幣換購通濟隆旅行社之英鎊旅行支票，每到一埠，可以兌用，大抵除馬賽外，其他各英屬殖民地，均可以金鎊折算，直接購物。船上並可收用旅行支票，至爲便利。

(二)行囊——出國治裝，以簡單爲妙，蓋應用各物，有時在英購買，反較中國爲廉，毋庸多帶。大號鉄箱，普通人認爲出洋之必不可少者，事實上毫不需要，但得較好之皮箱可矣。鉄箱攜帶不便，有時反受其累，至於慮洋服易皺，則到船後可以自熨(船上有熨衣室)，如到英國，更不成問題矣。購置皮箱，不必太大，最好可以自提者，如此舟車上下，便捷良多。

(三)衣物——西裝英國與中國價格相若，五十先令之西服，已甚可穿，合國幣僅四十元耳。其餘睡衣羊毛衫鞋帽之類，皆不昂貴，惟襯衫則起碼五先令，似較滬上爲高，故襯衫多帶若干，比較合算。其餘中國之食物，倫敦上海商店有售，但價約昂四倍，茶葉之類，略帶亦可。衣服顏色，以深色爲最宜，因英國天氣終年不熱故也。

（四）酒資——船上侍役，必須犒以酒資，侍役分三種，清理房間者約十先令至一鎊，侍候餐室者，約十先令至十五先令，侍候浴室者約二先令六便士，其餘吸烟室之侍者，可給可不給。

（五）防暈——暈船藥片代價甚昂，有時不易奏效，最好多帶中國醬菜，遇暈船時，伏臥艙中，不進其他飲食，但得少許醬菜，即可稍解痛苦。即不患暈船時，亦可出以佐餐，蓋船上終日吃西菜令人生厭，偶嘗故國風味，亦足大快朵頤也。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自無綫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四月五日	亞洲皇后號
四月二十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五月三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四月三日	日本皇后號
四月十七日	亞洲皇后號×
五月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五月十五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二十九日	日本皇后號
六月十二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二—二七四

從廣州到梧州藤縣

蕭雯

前引

說是個旅行季節，決不是；雖則廣州的南方氣候，在冬天還不是十分寒冷，長江南北至少已穿了棉衣，在北方雨雪紛飛更不用說。然而一個沒有了家鄉的人，走離廣州，向更遠的地方走去，不是很奇怪的嗎？說是逃難，天曉得，窮人原沒有福份，說不是逃難，我爲甚麼無緣無故走遠地，這個疑問我自己說不明白，然而自身的經濟關係壓制着，那壓制的來由我記着胸口，說會忘記嗎？我決不……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早晨忙着收拾行李，那個意外的旅行的消息來得太怱怱，害我不及預備，許多事情，祇能擱着一邊。我去的目的地是廣西梧州，搭的船名叫西南，船票上寫五時啓行，問問船公司六點鐘開船，我們喫喫午餐很早上船，因爲我們的行李多一點而且放穩些，船停泊在沙基東橋附近，那船身並不大，最大的特點是後面有一個大輪，紅色的很引人注目，雖則知道它的効用，可還是第一次看見。船分三層，下層是貨艙，中層是艙座，上層是救生船等，在船上踱着，喫了晚餐直到八點鐘，船剛才起錨，一步步離開廣州，那彷彿是船家的慣常，我們却上了個大當，好在同行的一羣，有說有笑，並不感到寂寞，然而鄰近沙基，有兩隻英國的砲艦，廣州岸上的汽笛聲還不曾解除，在搬運行李的中途，還聽到震地的大聲，現在我們立在甲板上，離開有危難運命的都市，有人說是我有福份的，我有點憤恨，有點悲感，有點遺憾，似乎缺少了責任。

船在途中第一夜

這隻走梧州的汽船，眞不行，比廣州香港間的汽船，小得多，然而它却要走兩天的水程，蜷伏在那裏的一羣人，除了甲板上可以通氣之外，悶在艙裏眞有點喫不消，那裏的艙位計分西菜樓，唐餐樓，統艙，大艙四等，我們一部份是睡在唐餐樓，一部份是統艙，除了一者是四人一房，一者是三四十人一房之外，全是一樣的簡陋，浴室，廁所合在一間，有一人洗澡則別人不能大小便，有一人大小便也是一樣，我想不到那樣的滑稽，更使我喫嚇的，統艙裏上下叠床，中間滿是行李，人氣，煙味，叫人受不住，船顫動着，又看不成書，蓋着被，開着窗，盡瞎談着我們的山海經，昏昏然的我却像還到了搖籃裏的生活，半夜裏偶然醒一會，醒的原因是夜裏江風太大，我的肩手又露在被外，關上窗蓋上被，又模糊地看一看同船的燒豬盤上的貨色，一樣地掩入了夢鄉。（統艙的舖位是一排立的，每一舖僅隔

一板，廣東人說那是燒猪的盤，原是句刻薄的話。每一個旅客在路程裏又做了乳猪。）

船在途中第二天

醒來船外的風景完全變了，我不知道江鉄輪捲了浪來送我走了許多路，而且那西江裏的風景，是比廣州奇偉，眞不是嶺南的風光了，前後左右全是高山崇嶺，比起江南的風景眞是夠不上的，縱然我不能跨踏那些奇麗的山水，做一個過路客呆看一會也是意外的收獲，不管它是甚麼地方甚麼名稱，我是一樣高興，不厭地立在甲板上觀望。這次旅行是太古怪而美麗的江面上的風縱然很尖銳，到底壓不住我的好奇心。

上午十一點到了三水，還是廣東地方，據說有幾點鐘停，不管它沒有碼頭靠，幾個人雇了一隻小艇，上了岸，祇是不過鄉鎮的風光，連一條像樣的大街也沒有，想買一點乾糧，全是些不合味的硬貨。後來找了一個鄉婦做我們的領導，到各處跑跑，反正還不是一樣，我理想中的三水是個夢，祇有一座未完工的水泥橋怕是鉄路用的，却相當偉大，到縣政府門面也很雄壯，也不曾進去參觀，還到了中山公園，是一座太簡單的公園，而且遊客怕就是我們一堆人，然而我們祇是看到表面的一部份，不知道更進去有些市面否，照理廣三路的終點，水路也很便利，該是個好地方。若是有人問我三水最出色的貨色，我說是蒼蠅，到處的舖門前總有一羣蒼蠅，不論是食物連白米上也站滿着可怕的小動物，我們到一處買物，每人的背上便站了十幾個不一定，而且棄之不去，有點近於冬眠的狀態，在我的經驗裏那裏的蒼蠅實是可說上異觀的，叫別人聽了會不相信三水是個蒼蠅的世界呢。

下午一時上了船的，到三時許船才開行。天氣不錯，可是有點兒風，一路上出奇的山嶺在我的前後顯神現在我才看到廣東的雄偉，否則蘇東坡一流嶺南風味的詩詞，我還以爲是文人的好事呢？

船上的走江湖者

縱然我們的一羣可以不受寂寞的壓迫，可是一到天黑，船在黑夜裏走，四周什麼全看不見，像沙田魚一般擠在艙房裏，我們祇想到喫點零食，然而零食到底不經大嚼的，喫到一堆橘子皮，文旦殼，花生衣，於是又冷落了，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可以和同船的陌生人下一次象棋，可是贏了不好意思，輸了又不肯丟臉，局面還是不熱鬧。

當我們眞想不起如何是好，或者逼到身子往被窩裏鑽，但是走江湖的却開了擋喉嚨一響幾句江湖白一說，正文來了，有的是賣丸散膏藥，有的是善觀氣色，有的是賣唱說白，有的是……不管它說眞方賣假藥，花言巧語說動了人心，銅板角子自然摸出去，於是

想睡的船客從被窩裏伸出頭來，不想睡的自然是最好的消遣，沒辦法時候少不得化一點小錢賣者買者大家得了安慰在黑夜裏長途的航程中不是很好的玩兒呢，若是你嫌其太雜，反正內江船裏到處全有而且誰叫你不有錢住唐餐房，直等到廣東小曲收了擋，我於是有點厭倦而睡去，過了那航行中漫漫的長夜。

梧州廣西的都市

十二月廿五日上午十一時許我到了目的地，當還未到梧州的時候那裏的朋友早已知道，所以一到碼頭便來迎接，而且梧州地方廣東話還是通用，我一口十分之五的廣東白還能應付，於是很方便的落了船，上了碼頭雇了担夫，搬着行李進了旅館。然而我終感到像廣東與廣西交界的大碼頭，實在缺少像中國旅行社一類替旅客服務的機關。

梧州自然比不上廣州，可是也有個不錯的樣子，你要一件東西還可以四處找尋得到，就是旅館也有幾家很舒適，我感到一個地方的盛衰，一看到旅館的設備可以知道一半，那是老旅行者認爲中肯的。雖則一樣的柏油馬路，一入廣西我們看出了樸素，尤其是公務人員與青年學生，灰色的土布衣衫，一些也沒有上海一般油滑的怪態。物質享受的電影院，餐館，女理髮院，洋房，報館，……等等還可以找尋，縱然是在大都市人眼裏看得太簡陋的汽車我還不曾看到過，就是人力車，據說祇有五十輛呢！馬路上到處是用自己兩條腿走路的。

也不用說梧州是水路一個中心點，還有陸地公路也在對江戎墟是個起點，若是要趕到桂林三天的長途車可以帶你去，祇是太辛苦一點，但是水路你是說不定十天或者半個月，此後公路改良，會給旅行者更多的方便的。梧州除了面着西江之外，還有一條支流是鴛江，其餘是背着山的，中山紀念堂也是在此山上，表面還雄壯，可是和南京，廣州差得多。此外還有許多公路連接着；交通不能說是不便利，而梧州的繁榮，也是交通線所繫着的。

那裏的文化是相當進步的，有一所廣西大學，還有許多中學小學，最近廣州等地方的大學中學也喬遷到梧州，格外熱鬧。報紙在當地發行的也有多家，雖則並不好，也可以賑救當地的渴求。書店那是極發達大中路一段仿彿上海棋盤街一般，新的刊物，新的雜誌，很受人歡迎，壁報一流通俗抄寫的刊物，到處全有張貼，而且組織也很嚴正，不像廣州一般的濫造粗製，對於廣西青年的努力是最感到快活的。

夜市在那裏怕十一點鐘之後，祇有零落的宵夜館，但是一切的都市的罪惡梧州把他劃在鴛江的水上碼頭上也許那是捐稅在作怪；你可以走近鴛江的那一邊，可以看到「特察里辦事處」的

大字招牌，兩旁是「羣達餉館銀牌」在左面還有一個大躉船是「中國酒樓」四個大字走盡石階級跨上木板踏進那怪奇的境界，可以看見警察武裝之外，就是長方形桌圍着一圈人，那不是開會，而是番攤，拿一二三四的數字來博輸贏的。走進裏面一層是木牌攤，就是上海人三十二張的牌九，起注的數目很小至少是桂幣三角因此一般小商店階級的職員也把血汗葬在裏面，祇有兩種東西別的却沒有，大概可以吸引一二百個人在那小地方。「中國酒樓」雖則是算喫東西的一個舖子，也可說是賣淫的介紹所，在兩個躉船的後面有許多小艇，裝飾很華麗，還有漂亮的姑娘是專門出賣肉體而維持生活，但是一個陌生客往往不得其門而入，當你一個人夜裏走到碼頭上就有人問你「要艇嗎？」那是一種術話，他們便是食肉者最好的介紹人。除了都市裏不能逃避的私娼之外，那鶯江邊是出官的逍遙窟，那是梧州的特點，也是梧州的汚點。

藤縣一覽

從廣州走兩天的水程，過了封川，就不是廣東省境，到了廣西水路西江上第一個碼頭，梧州，它還有一個名稱是蒼梧，在地位上據說最熱鬧的，爲了交通運輸上佔了重要性，可是和廣州比較，眞是大巫見小巫呢。從梧州走一百華里的水程，小汽船帶我到了藤縣；一個小小的縣城。是黃昏時候，岸上一片漆黑，燈火零落地閃耀，是接客的，担行李的，檢查的，上了岸走盡了石階沿，上了大街，市面已經冷落了，難得有幾家點了汽油燈，維持那裏的夜市。

藤縣的城簡直是太狹的，他的周圍雖則不能確定，但從東至西，南至北，十分鐘的散步可以穿出城。城裏自然是商業的中心點，但是那裏沒有高樓崇屋，一條大街祇是廣州高第街的影子，然而討價與買價沒有大上落，還帶一份鄉間的樸實，這是特點，而且購買品消費的很少，全是實用的土產，何况廣西對於洋貨的稅捐是很加重的，叫你不由不走上提倡國貨的路，尤其是廣西的土產。

交通方面主要的是水路，上水可以到桂平，而至南寧，下支就是梧州。西江之外還有一條水流在藤縣的旁邊，江水是青色的，河水是混濁的，遠近全分得很清楚，那裏不是有句老話「河水不犯井水。」公路祇通一段到一個小鎮金雞，可以說沒有，因爲最近連車子也沒有通，說起來那裏不是一個衝要的地方，然而據說每次戰爭，這裏是駐兵的所在。

面着藤縣的西江，江的中間全是一堆堆壘起的岩石，因此妨礙了航路，連小汽船也要找一條適當的航線，而且上水很艱難，是條不容易走的水路。若是要貫通廣西的交通，除了開掘西江之外，實在需要陸地上的公路，在多山的地方，否則很少便利的方法。說起

多山廣西到處一樣，藤縣也何能例外，四周全是山，歐陽修說滁州是「環滁皆山也」是一句描寫過火的話，但是在廣西每一個地方却全適用。若是說起名勝，我也曾在藤縣四鄉奔走，甚至攀登山巔，荒涼異常，沒一點可以點綴山水的，除了大自然。若是想有一個節儉的休養，那裏是合宜的，然而朋友那時候到底不是過隱居生活的日子，對那大好江山，我們該想起一切。

藤縣的文化是太低落的，雖則還有一座縣立的初中，似乎對於那裏沒有大影響，初來時我真辣手，感到沒有報紙的痛苦，每天站在大街上看唯一的粉筆壁報，後來才知道那裏有所謂圖書館，當一路進去，祇可說是閱報處，其實連報紙也祇二三種湊湊數而已。除了縣政機關及一家唯一的廣西省銀行之外，我不敢担保有多少人是有報的，更談不上看報了，因此天下大事，怕還是秀才眼裏的眞命天子。可是不能抹殺的是民衆的軍事化，但是那些事我想留着別處談。

那裏的言語縱然還帶着廣東味，可是根本上起了不同，若是純粹的土白，怕廣州人聽不仔細，好在有些人講廣西省會的桂林話，却有點國語的味覺。走江湖朋友，慣常聽奇怪的話，不久也會不陌生的，然而一個外江人在那僻偏的小縣裏，常常給人注目，雖則我們換去了西裝，穿了長衫，土布鞋還不生効力，彷彿我們生就有一副都市人的氣派，雖則在鄉間還是不能掩沒的。

後記

去廣西一個多月，梧州，藤縣兩個地方比較住久一些，因此我的印象深刻一點，照理我可以寫出更多的事，但是那環境是勢所不能，許多藏在情感裏的說話和奇異的見聞，我祇能割愛，在別一個地方和諸君見面。

旅行閒話

閻重樓

想要旅行而又爲人事所覊絆，環境所牽掛，或者其他種種原因所限制的人，他如果閱讀幾篇旅行雜誌中所載的新的遊記，也可以稍稍解除他旅行的饑渴，精神的煩惱。

因此我現在要寫這旅行的閒文，也就是要藉此解除我不能出外去旅行而引起的精神的煩惱啊。

我常常想：怎樣算生成一個世界的人呢？必須足跡能遍歷全世界，纔不枉生於世界，否則終身足跡不出一鄉，世界對於他又有何補呢！這祇可說是生成個一鄉的人而已。

旅行也可說是一種事業，有些大陸和島嶼就是在旅行中發現，所以它不限是游覽的性質，像現在蘇俄的探險家去開闢北極，那可說是最有意義的旅行吧？

人心以爲那是遙遠，這就可見人心的狹小！譬如有同住在一個城市中的甲乙兩人，他們在路上遇面，甲問乙道：「你住在那裏？」乙答：「我住在××路。」於是乙便順口的說：「遠啊！」其實同住在一個城市中，能算隔得遠嗎？我想一個常往來在世界各處的人，他必定不大會說如何是「遠。」

旅行是宜於在閒暇的時候舉行，緩遊纔能得到樂趣；假使一個人的事務很繁忙，即使勉強在匆忙中去旅行，也要因時間的束縛，和心神的不安寧，而所到的地方不過是「走馬看花，」絕難得到眞正的興味。

不過遭遇失望或受了一次打擊的人，他心裏充滿了不歡和鬱悶，也許他會覺得眼前毫無生趣；但如果他能即刻出去旅行一次，他的鬱悶和不歡之情都會消散了，他又會帶着一種新的生氣回返原處。這是因爲他內在的陷於狹小的心境得接觸了外面廣大的世界的緣故。

人在旅途中的時候，有時會從熱烈的情緒中生出一種淡漠之感，覺得眼前的風景雖好，可惜一瞥就要逝去，自己不過是一個短暫的過客罷了！然而人生在這世間，又何嘗不是一個過客呢？假使人能相信「一個刹那就是一個永久，」那人爲甚麼又要不寶重他那刹那的旅程，而以永久的充實的意念接受着它呢？

我每當要遊某處名勝的地方，我實在祇是慕它的名，對於它的好處我並不能想像得清楚，及至我到了那個地方，親眼看見它的景象，這纔能使我實際明瞭它的美態，這種美態驟然看見會使我驚嘆心服，這種大自然的奇跡，是不能以驟然看見市場的繁華或人面的美麗來比擬。

至於要把那所游覽過的山水的景象留印下來，我以為最好是照像，其次是寫生的圖畫文字就很難傳達眞實的景況了。

旅行的時期，不用說是以春天最為適宜；祇有春天纔是萬彙欣欣向榮人心活躍的時期這時人的煥發的精神特別能受到旅行的滋養。

歌德說：「冬天的旅行是無益而很辛苦的，但這種事情在青年人往往是以為非常重要的，我在少年時候也是怎麼幹過的，但幸喜能無恙過來。」

提起歌德，我想在這裏把他談述一下，這個卓越偉大的人物他生平可說是有旅行的癖好，而旅行對他也有深切的影響。他在幼年負笈許屈賴史城的時候，那城中高聳入雲的峨特式的大教堂，就給他精神以興奮，他以為那是生命熱情的衝動與人類心靈的向上的特徵，他曾幾次徘徊流連其下，幾次登臨其上，仰慕俯感。

歌德曾幾次作瑞士的旅行，並兩游意大利；他在那碧草綠煙柔波如語的瑞士湖上寫了許多美麗的詩歌，茲舉出他「湖上」的一首：

並且新鮮的糧食，新鮮的血。
我吸取自自由的世界：
自然何等溫和，何等的好，
將我擁在懷抱。
波瀾搖蕩着小船，
在擊槳聲中上前，
山峯高插雲霄，
迎着我們的水道。……

又他常登瑞士的諸名山，和遍歷德國境內的諸大山，他立足在那千仞的高岡和峥嶸巨大的山嶺上，極目遠望，他曾有如次的詩句：

向四周的生命注視的眺望，
是富麗高遠而寬廣！
從山嶺到山嶺，
有永遠的精靈在飛翔，
將永遠的生命豫想。

歌德意大利之遊，是他生平一件最大的事蹟，沒有比這再多方面影響及他的人格和作品的，他兒時看見他父親從羅馬帶來的畫，意大利已就攝住他這顆幻想的重心了。他到了羅馬時精神為之霍然振起，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從可怕的情慾和心性的病症裏醫治好了，假如我還是猶豫不決下去，我將要困扼以死而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了。」又說：「我進了羅馬這天是我第二個生日。

」他遊異意大利回來以後，智慧那麼豐富，自己生活與人類生活觀照得那麼清晰，在當時的歐洲可說沒有人能與之相比；他在那古典之美的宮門中，確是完成了他的文學描繪的手腕，風格形式已登峯造極，這是他在義大利學習繪畫研究藝術的結果。此時他的全人格是一個「世界的眼睛，」清明在躬，反映世界如一片明鏡。

歌德又曾告誡過將要出去旅行的人說：「旅行回來通常和出發的時候一樣，所以對於結果不要作過大的幻想；而且務須留意，不要帶回以後不適合於我們的生活狀態的思想。」但歌德他却是個會旅行的人，他能如實地觀照事物，他往遊意大利這種客觀的目力更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他觀察現於他的眼簾下的一切事物在瞬間所給予的印象，而毫不加以成見和主觀的好憎去接受。他每到一地和當地的人很能相得，共享他們的生活而可以洞見各地的風俗民情，所以他的遊記讀來是饒有趣味的。

歌德這種旅行的癖好，直到老年還是繼續着從未中止；有一次他和他的祕書愛克爾曼到愛特爾斯堡（歌德居留的魏瑪爾附近）方面游覽，當他們登到丘陵上，坐在那些因風雨而變成畸形的牛大櫸樹之下，吃喝着他們隨帶的食物和美酒的時候，他——歌德——說：「我們在這樣好的空氣中吃點早餐，定是非常愉快的吧。這裏我曾來過許多次數，近年我常常想，我從這裏俯視世界的諸國及其榮華或許是最後的一次了，但後來我却又再來。我希望我們在這裏歡聚今天也不是最後的一次，我們以後常常到這裏來吧，人常在窄狹的家裏是要委縮的，人在這裏覺得和眼前的自然一樣浩大自由，原來應該常常如此的。」

我對於這個大人物旅行的事迹，雖僅只簡略的談述了這一些，但是已覺得囉嗦！我就在這裏收住。旅行有益於文人的生產力，這是顯見易明；例如英國大詩人拜侖，他每天就要在野外過幾小時，或在大洋邊騎馬，或划小船在河中駛行，所以他也是古今最富於生產力的人物之一。」

筆者記此文時，正是河山破碎使人懷戀的時候；但是如果「中國縱被擊到「屈膝」也要復興」這句外人之言是不錯的話，那麼人們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看見我們少年的新中國，各處立體化建築的都市，各處科學化管理的農村，以及各處特施開闊的風景區，映射在他們旅程的眼目之前吧。

魯文——歐洲西北角的文化城

無爲

遊覽上海四郊的戰區后，令人回念到歐戰後的魯文城。我於一九二二年曾到此城遊覽數次，記得有一次是清晨經過，另一次是深夜到達。這個文化城實在是無可瀏覽，滿城是敗瓦殘垣，圖書館和大學校舍盡燬於礮火。典册圖書盡付秦皇一炬，教授學者，聯袂流亡講學異邦，如牛津，如耶魯，均有此輩足跡。厥後我於一九二五年從美洲復返魯文，則大學各校院校舍均煥然一新，特別是牠的新圖書館得著世界文化團體的同情與資助，一座潔白無瑕大理石的巨廈從新出土，在歐洲眞是數一數二的；每日有數千學子及許多教授在裏面研究探討高深的學問，使得人類的知識積聚得更多一點，文化方面的進步更深一層，這眞是光榮的不朽的工作。這個學校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也就是胡適博士所深切羨慕的歐洲文化學府之一，中國是應當急起直追的。不幸得很，我們文化城的北平，業已蕩然無存，校舍均成兵營，學子流離四方，和戰后的魯文，殊無二致，幾時才能夠如魯文一樣而復興呢？

中國在魯文的同學，所認識的是復興的學府，而非戰后的魯文。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二年，是中國學生在魯文最興盛的十年，前後大約有三百人，魯文學生不過三千人，我們已佔有百分之三十，頗足稱雄於一時了。這班同學，在各方面均有相當的進展；不但是在考試時大多數均名列前茅，就是踢足球，打彈子，跳舞，看影戲，吃館子，談白相，講戀愛，組政黨，做宣傳，總是行行出色，樣樣入門，至於打撲克，吃咖啡，飲啤酒，更是不足道的餘興了。我記得當留學魯文初期的時候，大家都勵志力學，立了一個什麼『中國留比學生會』以爲互相切磋彼此觀摩之用，計善意美，無過於此，後竟舉出品行高尚言行不苟的王博士做會長。那個時候說摟住西洋姑娘跳舞，是既不雅觀，又屬下流，所以在會章上懸爲厲禁。王博士每晚八九時的光景，照例如更夫一般的到舞場上去巡邏一番，看看是否有華人在場和白美人舞蹈。同時呢，這位博士先生也就乘機揩油，大享其眼福，眉花眼笑地和舞女們說幾聲 Bon Soir Mesdamoiselles（姑娘們晚安）以爲自己祕密進身之階，這是沒有華人在場的辦法。假如有同學在座的話，他就板起面孔來，把人家當面臭罵一場，使他下不了臺，因此結怨極深。有次王先生又在巴黎舞場拿人，第二天就被這位『囚犯』同學騙到旅館裏去，把房門

關起來，要享以手鎗，後經博士匍匐哀求免其一死，不過這位同學心也是狠，雖不開鎗，但下了一口咬下博士左手上一塊肉，至今舞場老同志猶傳爲笑譚，說王先生未免太『王先生』了。

歐洲婦女的習慣，是向來不和學生們結婚的，說他們是無產階級，沒有職業，將來何以爲炊呢？我想這是很有理由的。魯文的華生，離父母家園而遠適異國家庭之『愛，』的確是欠缺著而待彌補，這是無可諱言的。加之在歐洲男女方面的交際更加頻繁而自由，所以兩性間做朋友和磨擦的機會，比較在中國格外多了。不過泰西婦女不是無條件的，就馬上做起賢妻良母來。因此青年求愛者雖多，畢竟愛神不能往往盡依人願。然而中國的學生，神通廣大，能打通一切困難，使天下有情人，均成眷屬，就是一年半載，暫時同居，亦在所不計！情形是這樣的：本來學生的野心很大，是拿得出做得到的。他們最初頗垂涎於教授們的小姐，後來看見門牆太高，只能私淑，不可及門，並且容易出亂子，考試又太危險，於是就轉變大政方針了。魯文的學生總是租房子住，並且住在人家家裏，租的時候，先看看是否有 Basinette （俚語的房東小姐，）如有則重價以租，否則王顧左右而言之他。如果入門，則接觸的機會自多。照例學生上課時，他的書房和臥室，均待房東太太或小姐督率女僕來糞掃清除，有時他竟不上課，以圖與小姐一面而再面，見面的次數一多，則一切自易成熟也。外國人既然愛小中國人，就獻點小慇勤，如龍井三瓶，杭紡兩匹之類，自可博得別人的歡情，加以這位東方的貴客，不但每次考得比別的學生好，並且講得滿口流利的好法文，洋服上一塵不染，頭髮梳得發光如殷麗華一般，那有不起愛心的。並且時常的聽見說：這位學生不是中央委的阿姪，就是廣東總督的嫡孫，將來定有做 Mandarin （中國的大官）的希望，就是畢業後，只要囘到中國去，打一個圈子，再來比國，大使不給他做，還給誰呢？他不是現在攻讀外交和法律嗎？假使他再進一步追求我，表示他的眞愛，那我也用不著孤疑了。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兵略上的口頭禪，學生們既然知道娘兒們是具有虛榮心的，也就乘虛進攻了，我知道兩件事實，確是幽默之至。孫君在彈子房裏口口聲聲自命爲 Prince，茶房及外國同學們就叫起 Prince Sun 來了。還有一位幼稚無知的比國青年，索性請他的母親來見見這位中國王子。不料老太太冷眼觀人，看完一局彈子，就對她的兒子耳語：『他決不是王子，因爲他的談吐，舉止，和風度，沒有王子的樣子，他想硬做，但是做得不像！』還有一位上海的趙北宏，這時也在比國做少爺，他拜客的名片爲 Baron Tchao, Shanghai, Chine （趙伯爵中國上海，）同學們就責問這位新貴人，伯爵是從何而來，他說 Baron 卽北宏法文之譯音，不過舞場上的舞女多稱之

爲伯爵，他每次聽見人家如此的稱呼他，恭敬他，他就大開其香檳。

在這種種的複雜情形下，中國青年的學生，在比和外人結婚者，實繁有徒，在歐洲是初愛，在中國是重婚，白美人雖好，黃面婆亦復堪憐矣。誦『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之詩，不知何以自解也。卒之四年鬼混完了，博士的頭銜刻在片子上了，金鍍好了，護照簽字了，居留證繳到警察署了，船票買好了，不讓這位同居四年的新太太知道，就溜之大吉。此種行爲，迹近流氓式的遺棄，何以言愛！所以近數年來，外人絕對不和中國學生結婚，並且在輿論方面，已有強硬厭惡的警告，於是始亂終棄之徒，大爲斂跡。

不過話要說回頭的，講戀愛胡調而不讀書的學生，終是極少數中的小數，餘外總是立志不苟，好學愛國之士。不知道什麼的，中國人在外國，比在中國的時候格外熱切眞誠的愛國，華僑和學生皆其確例也。大約他們久居異邦，浸沉於愛國的空氣中，和民族主義祖國觀念極深的歐洲人民，天天相接觸，所以養成有國無我的觀感，但是這種極可寶貴的精神和思想，是難於培養，而容易消失的。意志堅強，不容易腐化的青年，當著國難臨頭的今日，往往有許多是忘衣忘食，極端犧牲，到處奔走呼號，爲祖國做極有利的宣傳，轉變比國的輿論。在九一八滿洲失陷的時候，這班學生曾有沉著切實的愛國行爲，在事實方面表現，往往夜以繼日的工作，忘却睡眠與飲食！

至於讀書呢？他們更不落人後，往往經過極端嚴厲的考試，成績多屢屢的超越外人，所以魯文的校長嘗說，假如每個比國學生和中國學生一樣，則比國的前途更大。蓋魯文每年三千人受試，只有半數及格，中國總有數十人及第，其比例律自較比人爲優也。並且教員們也說，你們那王先生（卽翁文灝，不知何故，老教授們多呼之爲 Monsieur Wong，而翁亦似乎承認而接受之，無所辯正。）在我們這裏讀書頗久，學冠其曹，眞是一個出色的人材，你們正當效法之，決不會錯。足見比國人士對於學生讀書的影響很好，確是在國際學生間不容易得著的美譽。去年英皇加冕，翁氏復到歐洲，道出比國，舊地重遊，頗爲斯邦人士所稱頌。

說中國學生在學術上成就甚佳，固矣，促成這種智慧上努力的動機，乃由於學校考試是十分的嚴厲。考試這個名詞，在魯文具有『集團』的意義，蓋以十餘門功課集聚一起來考，苟一科不及格，則他科雖然及格，亦必隨之落第，等著下次重行再考一遍。這種辦法，是可怕而嚇人，這次及格的功課，准許下次不必及格，一次倒霉，下次就難得爬出來。並且是面面相對的口試，一切夾帶取巧的方法，均無所用之。一張長檯子，師生面對面的坐下，他問你，你就得應對如流，書裏的東西是應當知道的，就是書外有關係的知識，亦在

問的範圍以內，當然考書是沒有指定範圍和出些預備題目的故事。一分鐘內答不出兩個問題無著落，早已壽終正寢，恐無起死回生之望矣。所以考一二科而退出者，實繁有徒，預備第二次捲土重來，再接再厲者，固屬有之，而垂頭喪氣，不克振作者，亦復比比皆是也。職是之故，學校雖不點名，學生缺席者甚少，先生所講的，幾乎沒有一字不記，一句不記，一年下來，筆記就有二三十本，眞是無價之寶，及第的點金石，考試的敲門磚也。學年考試固難，畢業考試更可想而知。論文是非做不可，代庖不能，下筆匪易，接受難期。最後的審判，是公開的，任何來賓，均可發問，在論文上的反覆辯證，尤費口舌，苟能僥倖，結果是方帽子一頂，黑袈紗一套，不兌現的文憑一紙，從此一位新博士產生，士林裏多添一位文丐，學界裏突起一支異軍，一時歡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大吃其啤酒，坐汽車遊魯文城，同學們的喊聲震天撼地，晚上還請客痛飲黃龍，吃得呼呼大醉，人事不知，必待警察驅逐而後歸家，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學校考試嚴緊，自是愼重名器，不輕易給授學位的表示，因而保存學校聲望，維持學位的市價，自是苦心孤詣，一番好意，豈可厚非，不過過於矜持，往往發生不可補救的屁漏，例如一位比國高材生，因爲偶爾不及第而投河自殺，引起這位獨子的爺娘無限的悲哀！這樣的考試，本來像在上海交易所內做買賣，頗有投機的性質與可能，懂得人情世故的練達之士，豈可把牠看得太重？抱一種『富貴於我如浮雲』的態度才好。所以有一次中國的方同學，因爲考邏輯學和老師發生齟齬，他曉得無望了，就對着先生的面孔噴了一口青白分明的濃痰——大約方同志時正傷風，鼻子不大通——，大反電車內 No Spitting allowed 的原則。他也曉得事態嚴重，提起皮包來，不辭而別了。

魯文教授是很値得人家尊敬的，是以教授和研究爲終身的職志，所以不受年限和聘書的限制。待遇甚高，生活自然安定，用不著狗苟蠅營的想做官，朝秦暮楚的想別種心思。社會上很看得起他們，社會裏發生難題，還得聽專家的意見和權威的指導。他們的確是學者，不是政客，學問和道德方面均足爲人師表，故有裁制學生的權力，而決無有反抗之者，自然沒有學潮與學閥的名詞存在。這種積學之士是很多的，像我們最高學府的某博士某大教授，眞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的了。現在世界上學術界的權威，就有好幾個在魯文，例如舉世聞名的哲家歷史家 Maurice de Wnlf, 和 Einstein 互相唱和，深切了解他的相對論者 George Le Maitre 先生，頗以數學天文學見稱於新舊大陸，另外還有地質學家 Thoreau 先生屢受英荷南美各國政府的聘請，到埃及、南洋、巴西等處，去考驗地相與地質，在科學與實業方面的貢獻極大，而其對於

中國學生，尤感興趣，嘗盡其力之所及，以補助寒窮者，使數名中國學生，得完成其學業，在社會上獲有相當的地位，而先生則自奉甚薄，自律甚嚴，終日工作，遇人甚謙，毫無傲岸自德之色，以此中外同學，對此公表深切的同情與敬愛，而先生則若無其事者，如神明然。

魯文是座小城，和炸燬前的松江差不多大，不過交通極其便利，從德國 Köln 來的火車，直貫魯文，西馳海邊以通英國，北面有歐洲北方商業大港的昂維斯，以與南北美交通，而比京又在此城的南方，快車半小時可達。這個城內滿城都是學生，居民多蒙其惠，時與警察衝突，而不受其限制，學生吃醉酒鬧亂子，全歸副校長辦理，此公與警務方面息息相通，具有偵察之能力，蓋 Vice（即 Vice-Recteur 副校長的短稱，學生用之以示親愛）神通廣大，能視察於隱微，而懲罰立即隨之也。

英國人來魯文玩的最多，美國人來讀書者最多，一散學，則城內熙熙攘攘者，皆學生也，各色各種的民族，均聚集於斯，形成歐洲西北角上的小文化城，將來再播帶文化的種子，歸向各處去散播，使得全世界均頌揚文化之城。

溫州江心寺文天祥祠

藝

溫州江心寺，為甌東勝蹟，仕宦名流，輒留連觴詠其間，余早歲羈旅永嘉，嘗約伴往游，時值盛夏，當地士女，亦爭乘小舠，渡登消暑，以是夕陽影裏，裙屐翩翻，蓼叶灘頭，水禽上下，吾輩披襟瞻顧，飄忽欲仙，竟忘却紅塵十丈矣，寺中舊藏謝康樂墨蹟，余未得見，僅撫摹謝詩石刻而已。寺旁有文信國祠，亦門扃不得入，景仰孤忠，末由展拜，中心怏怏，曾無已時也。近日困居孤島，棖觸前遊，有懷文信國祠，率成二絕云：「丞相祠堂絕俗塵，驚風駭浪伴忠魂，戰氛不近江心寺，正氣千霄辟萬軍」，（沈約韻書限人，十三元尤該死，故以侵文協之），「金甌殘缺事堪哀，悲劇而今幕甫開，慷慨男兒襟濺血，知公地下助風雷」，狂歌當哭，固不計詩之工拙矣。

世界船舶嬗演史

孫沛甘

Captain D. W. Knox 原著

當人類初次發現浮木一塊可以承載其重量時，其視爲滸歟盛事爲如何耶！

桴桃一葦，刳木成艇，其懸帆也，非粗纔之皮革，卽草編之薦席；當其放乎滄海，安達彼岸之前，其間已飽嘗辛苦，謬誤迭出，災殃慘禍之事變，抑已接踵而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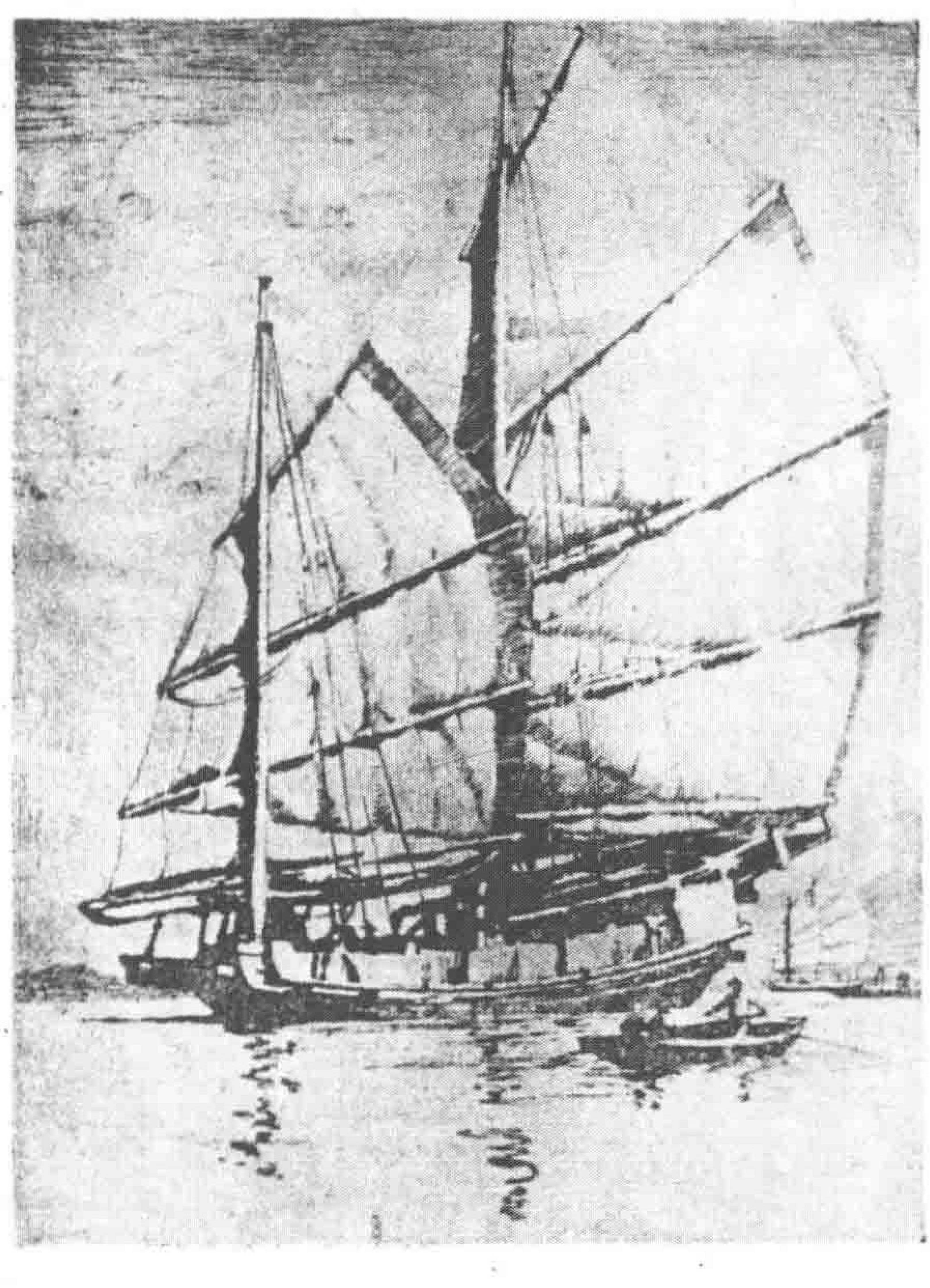
冒萬險之水手，當其初航歸來，情狀若何，吾人又得而想像之也。舟將傍陸，族人羣集，歡呼之聲雷動，天涯歸客，面目黝黧，所攜珍果武器，見者咸相驚異，對所擄之單身婦女尤凝視不瞬，此則侵略者返舟之頃，掠自礁灘之敝廬中者也。

回溯已往，梯航萬里之遠岸，叢峯隱約，只於晴天佳日約略可得而見者，久目爲神祕之奧區；乃者榜人踐其土，奇險愉悅之事，一一親嘗之矣。

驚異滿懷之歡迎者力促曰：「吾輩其再返去，更求財富歟。」

水手答曰：「兄弟乎，是烏可哉，風險浪惡，吾人必得更巨之舟，多載壯夫以俱行，蓋其地勇士孔武有力，常與吾人作戰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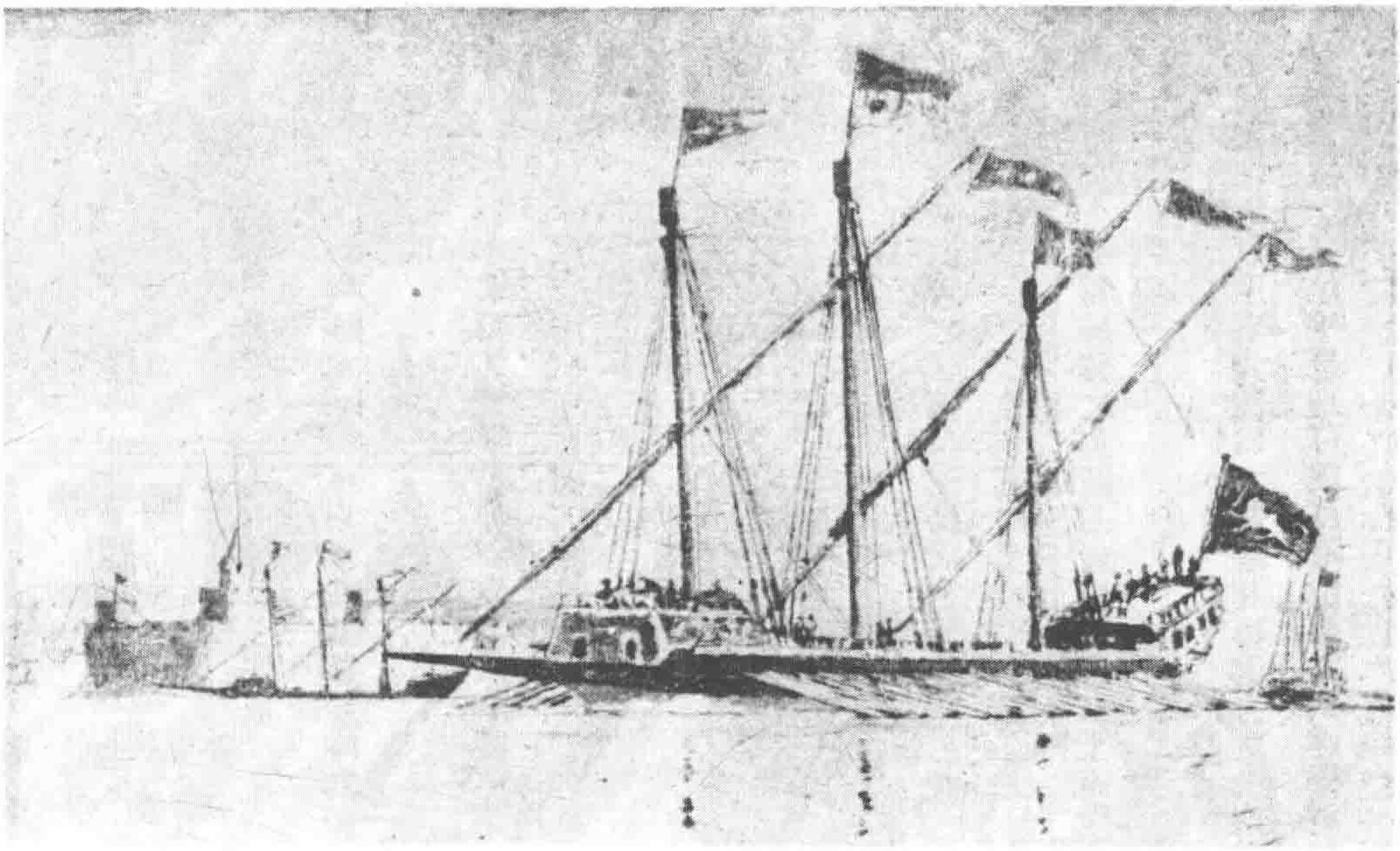
中國之民船：遠東一成不變之商舶



碧海茫茫，驚濤幻浪，天涯海角，奇險備嘗；其間固不知幾千萬人矣。

船舶之遞變

人類造船，由獨木舟桴筏進步至近代之巨輪，超等戰艦，航空母艦，及飛船，處處表示其偉大之成就。船舶之遞變，一若陸地與空中之乘具，返映無數絕世之奇才，忍耐，及居住於濱海或內地水鄉人民之迫切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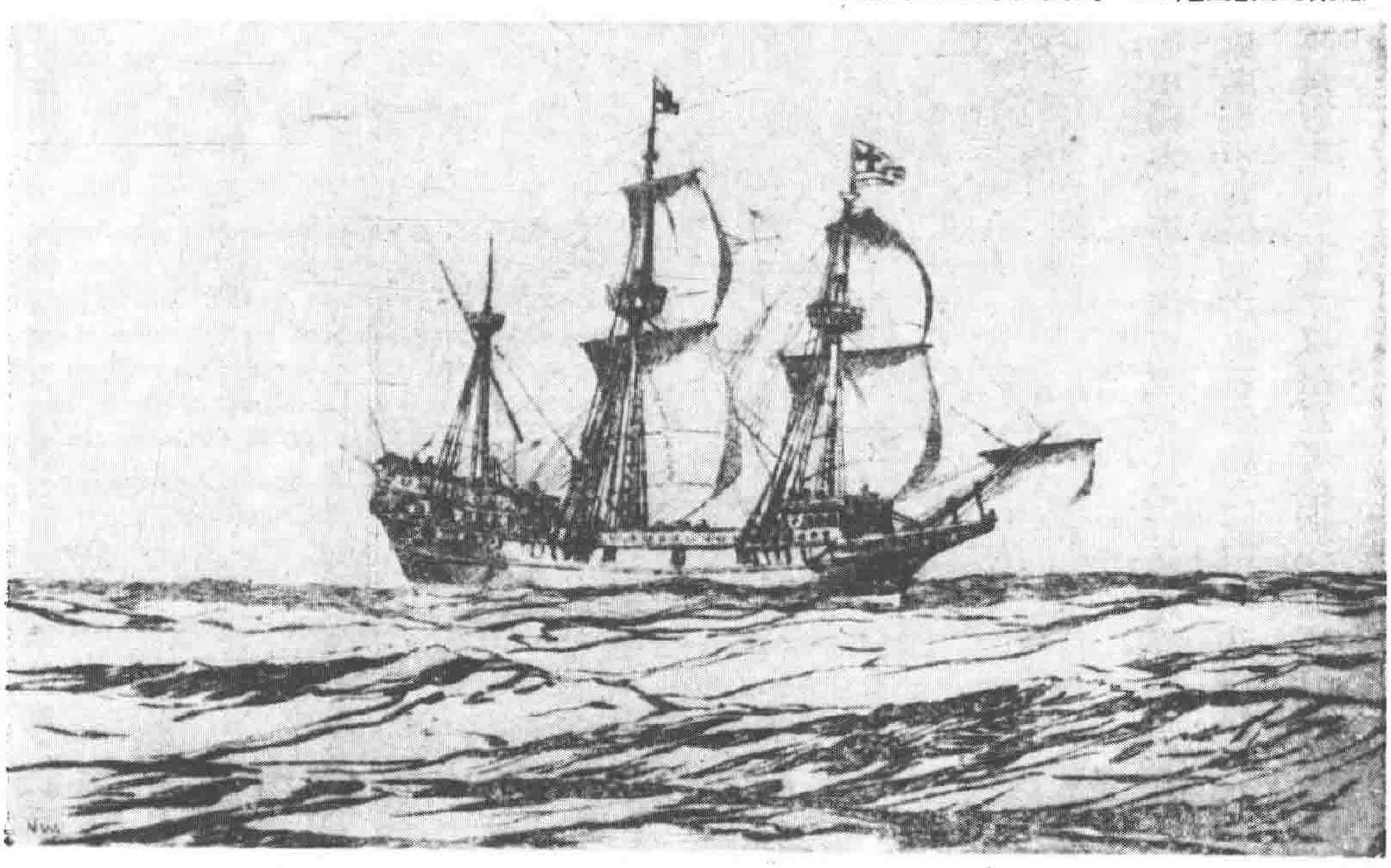


威尼斯之帆槳低身船：商舶及十字軍戰船

世界大戰時佐特萊海戰之役，一變海盜時代之短槍長刀，而爲海上戰爭之新面目，當時雙方裝甲巨艦，以數噸重之大砲彈互相轟擊，碧海之上，彈丸來往，迅速有若閃電。

西班牙成立無敵艦隊時，以戰鬬力高強自負。但降至今日，即

德萊克之「金鹿」號：英國之早期海軍船舶



以其自誇之實力論，試向「鐵公爵」號或「頭巾」號軍艦前駛，兩舷排砲齊發結果此近代「戰車」所受之損傷較諸冰雹之落於鐵皮屋頂上稍勝一籌耳。

促進造船者係商業而非戰爭

水上戰爭之影響於造船進步，恐尚不及承平時代人類之殷需為甚其矻矻無窮之進取心常欲探奇立新，與遠方之人民交換食鹽，琥珀及奴隸以為致富之階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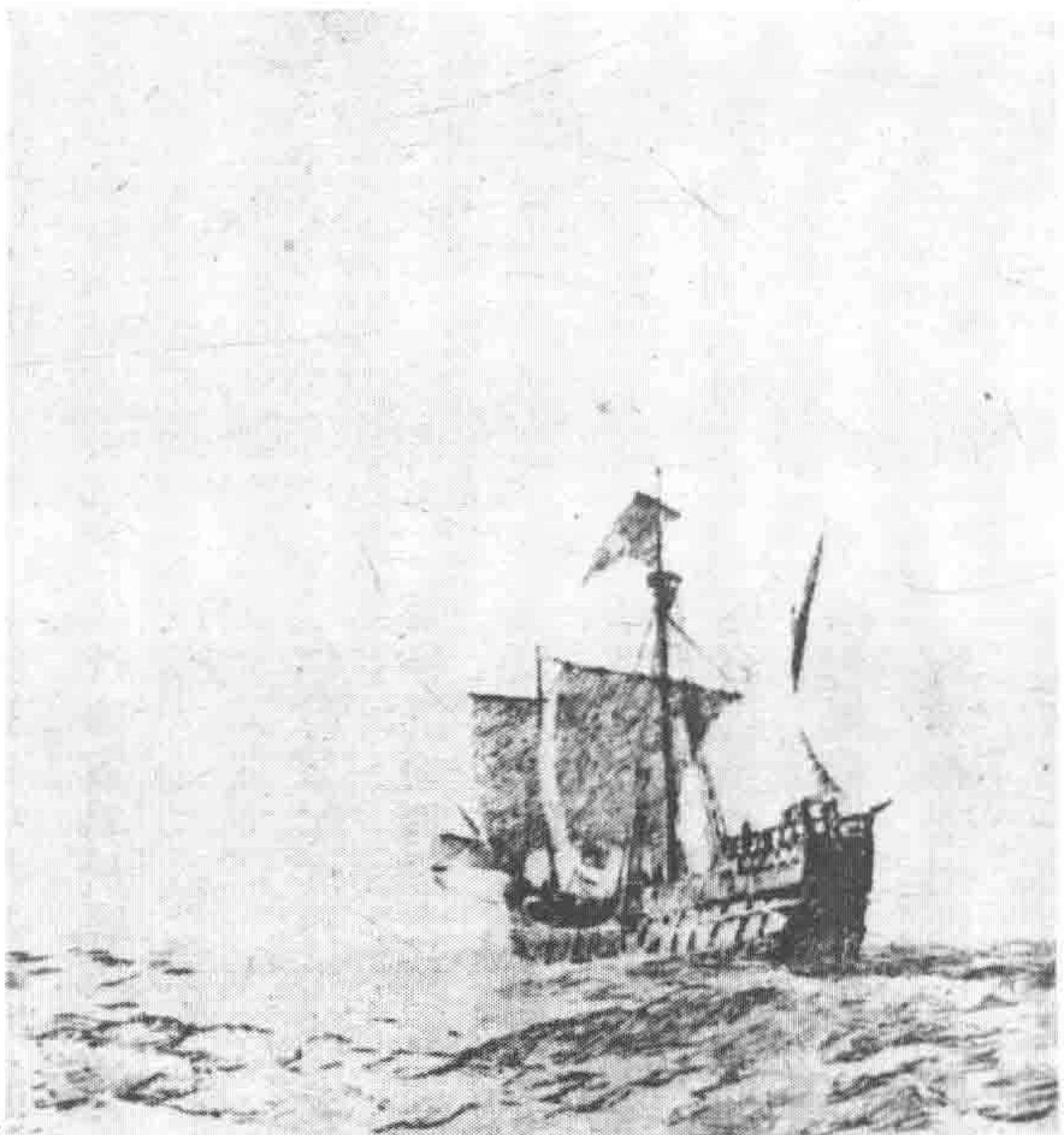
當時所用原始船舶之一種，為坡里內西亞人之筏船。凡曾居於菲列濱或航行於南太平洋者，當知此舷側橫突之懸帆獨木舟，久見於內河航道者也。

數百年前亞細亞海濱飽經風霜之冒險家，曾駕此種筏舟，以星辰，飛鳥或一已之直覺為嚮導，經過無數之海程而入於太平洋。夏威夷東島及紐絲倫等均為此輩勇敢之航海家所拓殖。若輩中竟有抵達墨西哥及南美洲海岸者，其證跡亦確鑿可考也。

試觀彼等所操弱小輕飄之筏船，而更想像乎千載以上航海者破風踏浪長途遠行，無咖啡、糖、罐裝食物、練乳、或硬餅乾等維持其生活——甚至指南針亦無之。而此輩壯夫信賴一已之能力攜妻孥俱行，以葫蘆或椰子之殼盛水，或待天雨之時以草薦受淋，橫越汪洋，覓人跡未至之地而殖居焉。

雖然，其時涉水之具，遠勝於坡里內西亞人之筏船者固已有之，惜南海島民未之見耳。當時世界商業輻輳之地中海，即孕育此種巨艫之淵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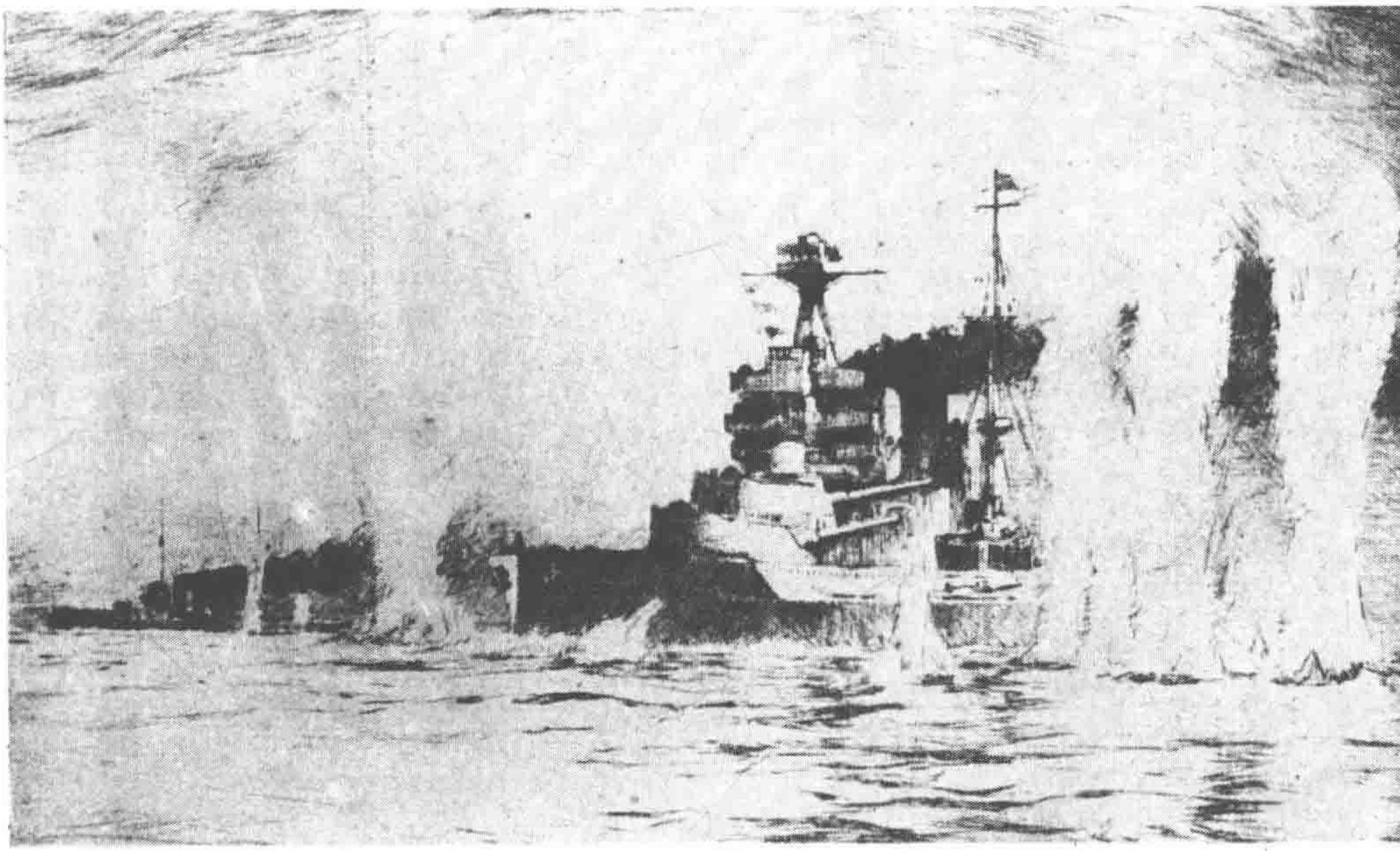
貨船載酒及羊毛由羅馬運往埃及，而易以穀類及棉花者，其船身自不得不增巨。



「聖太馬利亞」號：哥倫布探險美洲時所乘之旗艦

同時又有艙板之發明，所以保護貨物不為浪濤所侵，並令船體益臻穩固也。

浮家泛宅者天各一方，歷經辛勤及謬誤，舟楫之具逐步改進，於是桅高帆廣，繩索強固，錨椗亦增益其重量。



英艦「戰怨」號：歐戰時佐特萊海戰中之無畏艦

歷史上雖未見埃及人著名之航海紀載，但其造船之術最早流傳於腓尼基及希臘，次及羅馬——且經紅海而達東方焉。

中國人用羅盤及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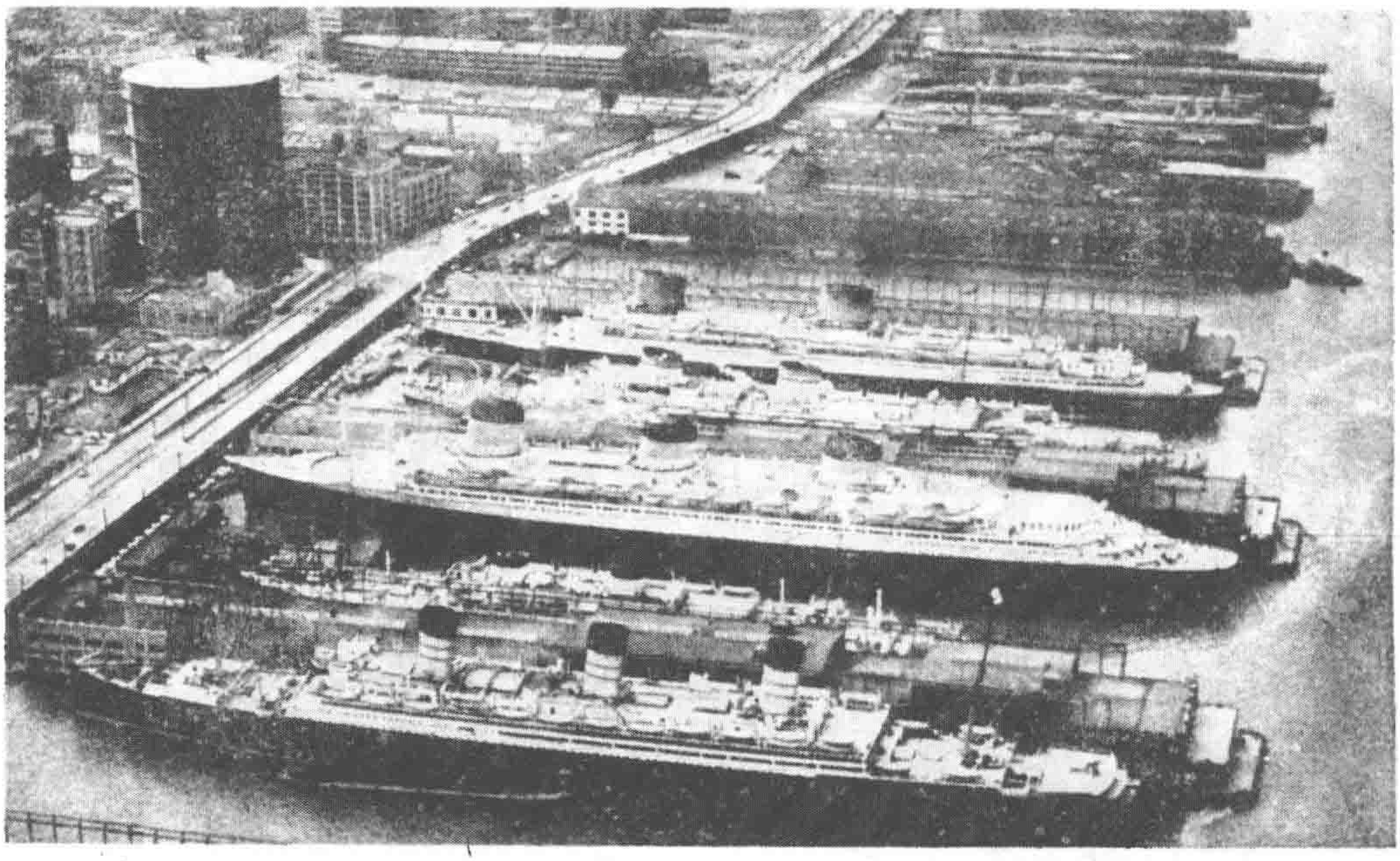
中國之民船與古代埃及人之船絕相仿彿，尤其爲船身之雷同。飄海之船雖以地中海爲濫觴，然中國人之使用羅盤則絕早。其民船在三世紀時代，往來貿易於廣東及波斯灣之間者，裝有磁鐵之指南針，並設舵於船尾骨上。

但除民船而外，中國之造船術絕少進步。今日中國大宗內地商業中之貨物，仍由無數之民船舢舨繼續運輸於江河及海岸一帶。

腓尼基亞今已不復爲人記憶矣。而其「太爾商人」當其盛時，固執世界商業之牛耳者也。彼等以乾果及酒運往當時視爲遠道之不列顛羣島，而以錫及布載之返來。且更有人信腓尼基人之繞菲洲航行，其時間較之達伽馬尚早數百年也。

哥倫布未出世前數百年，驃悍之海盜常駕堅實之槲舟，蹂躪高盧及西班牙濱海一帶。彼等依魚乾，及能攜帶之少數粟類爲生，其後竟遠征至太西洋之西北部；西歷一千年左右，利甫厄力克遜經冰島而航行至北美。

自埃及人以海行之商船模型公諸於世後，以往之每一世紀中，各國海員均相互以求其進步。譬如哥侖布之旗艦，以視利甫之敞式「長船，」自屬合於「時代」多矣。彼所率之船員居於較好之睡艙中，船上備有更大



往來於紐約歐洲間之海上大旅館
依次爲(一)「勃命加里」號（英籍，五萬二千一百噸）(二)「喬琪克」號（英籍，二七，七五九噸）(三)「諾孟第」號（法籍，八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噸）(四)「臘克斯」號（意籍，五一，〇六一噸）(五)「歐羅巴」號（德籍，四九，七四六噸）此世界有數之巨舶同集一港，亦航海界之盛事也。

之水箱及肉乾，火器衣服，地圖儀器等，均較前人爲進步矣。

威尼斯商人

中古時代之威尼斯以其地中海之商船，載貨往來於歐洲及近東之間，乃造成其財富及權力上之卓越地位。十字軍遠征巴力斯坦時所賴以載運軍隊及給養者，即威尼斯商人之船隻也。

一五七一年奥地利亞敦約翰所率之基督邦聯軍戰艦，大敗土耳其人於勒頒多海峽者，即威尼西亞人帆槳兼用之低身船也。參與是役之巨艫載有弩手一百人，火砲及射擲石塊之弩砲四十尊。由一百五十名之奴役划槳前進，此輩奴役身有鐵鏈繫於舷側，其裸赤之背常受劇烈之笞策，俾以一律之動作竭力划動其槳。

希臘及羅馬之帆槳低身船，其槳橈分爲雙排或數列。威尼西亞人則一變此式樣，所有之槳安置於同一之水平式。但划槳者則分坐成爲兩種或三種之水平，其坐櫈相互傾斜，俾每一人於划槳之時得以自由運動，勿爲他人所礙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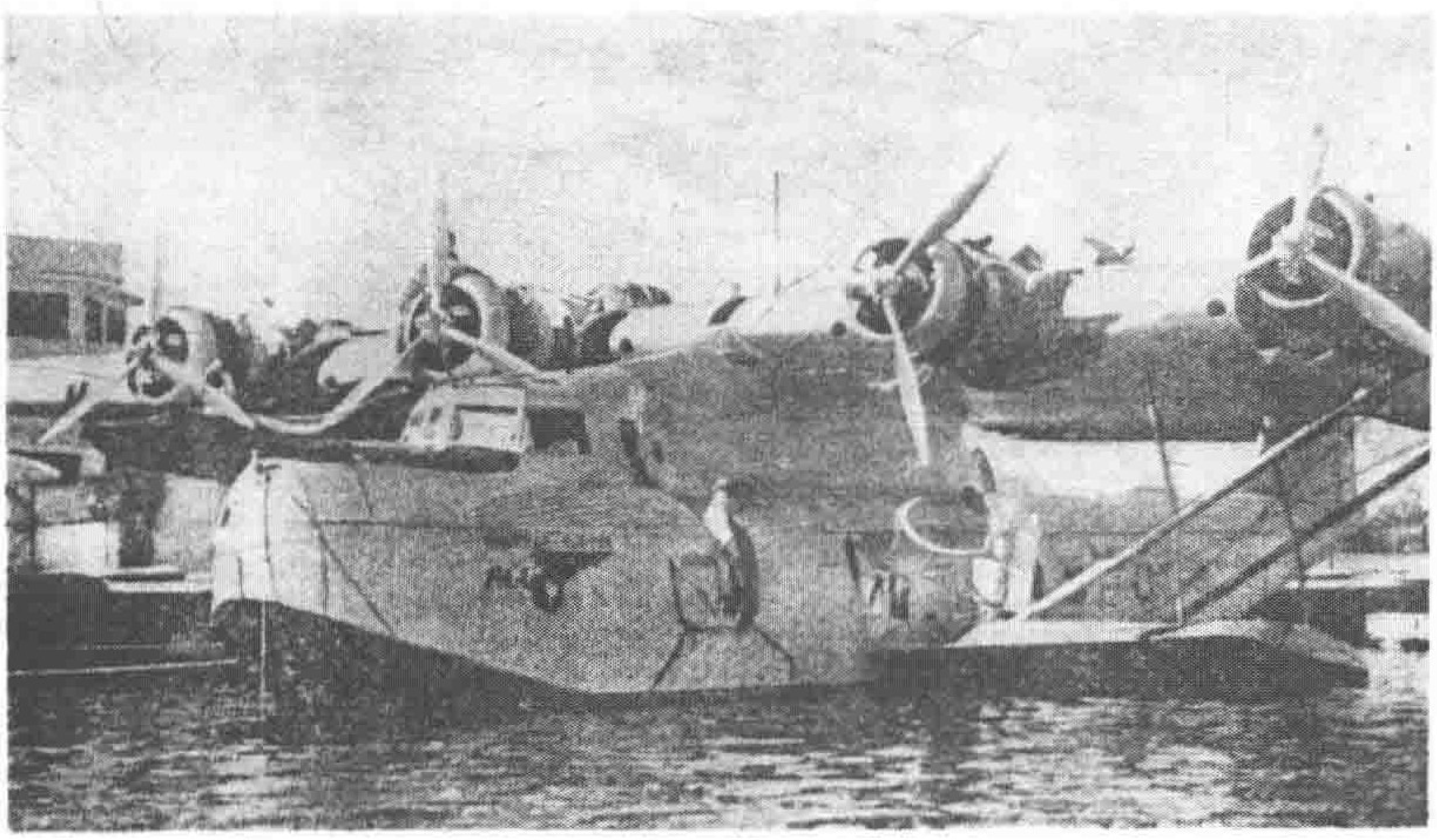
每兩人或三人一組之槳係由同一之「槳架」中外射。愈近於船之中心者其坐櫈亦愈高，所划之槳爲全船中之最長

者——有時其長度可達五十尺。此種帆槳低身之船，其本身長度約爲一百五十尺。

哥侖布之旗艦較近日之遊艇爲小

吾人試觀哥侖布所乘之西班牙式小帆船以如是纖弱之船從事其艱苦之偉業自可驚異耳。其全艦隊之「品太」「尼納」及「聖太馬利亞」等三船直可置之新「曼麗后」巨舶之甲板上，而猶有餘隙可供一團步兵之操演焉。

但在當時此種帆船已爲小船中之堅強者乃基於數世紀來埃及人航於尼羅河及沿海之船，中國之民船，腓尼基人之商船，阿拉伯人之帆船及羅馬人帆槳低身船等之各種經驗集合而創製者凡此所述之各種船舶，不啻人類航海梯級中之踏步也。



中美間之航空

飛船

泛美航空公司馬丁式「飛箭」號巨型飛船，以四個馬達產生三千六百四馬力。船員七名，每船可載客三十人；但火奴魯魯與舊金山之間，因郵件過重，天氣又不佳，祇多搭乘十二人。由美出發，中經火奴奴魯魯，半程島、威克島、瓜姆、馬尼剌，而達中國之香港。

哥侖布之旗艦「聖太馬利亞」號帆船，其式樣乃葡萄牙人於探索菲洲時所創者其線條較舊式之貨船爲佳駛行較速駕馭亦易。但其長度則祇有一百二十八尺——適等今日較大遊艇之大小耳！

不問其形式之小載重常不足百噸，西班牙式帆船在長距離之航海中於運用上極著聲譽；達伽馬曾駕此船繞航於好望角；麥哲倫於其開創之環球航行中所乘者亦即此種西班牙式之帆船也。

此種小型帆船乃爲開啓探險商業、財富及主權之門，以入於普世之新時代者，其船首常衝向白人前此未到之港口，如遇危險則又翩然而逸其避免好戰之土人獨木舟固甚易易也。

在此有驚人發現之時期中，法蘭西斯德萊克爵士乃爲航海前輩英雄之一。此英籍之大航海家於十六世紀之末葉，駕「金鹿」號船作環繞全球之壯舉，是爲英人中經過麥哲倫海峽，及航行於南北美洲西岸之第一人。

德萊克曾於今日之舊金山灣大擦其船底使清，經由太平洋而至東印度再繞好望角囘返故土。彼以行刦西班船而發跡，當其返英之日蓋已離國三年矣。

際此羣作海上冒險之時，若干海軍國家興建前此未有之巨型戰艦名之爲「大船。」早在十五世紀時，葡萄牙人已有二千噸之戰艦，裝兵一千八砲四十尊。西班牙繼葡人而執海上之牛耳，以「大船」作爲與新世界殖民地貿易之介而以無數之金銀財寶載之返國。

當一五八八年稱雄於世之西班牙無敵艦隊，集中其力量而欲擊破方興之英國海軍勢力時，載重八百噸，裝砲五十五尊之「皇家方舟，」乃爲英軍之旗艦。參與此決戰者，爲帆槳低身船至大帆船止之各式船隻。

不列顛人之戰艦其數爲一百九十七艘，西班牙人約有一百三十艘，但英人之船較小，武器亦較稀。不列顛戰船之優勢乃在其進步之駕駛方法，及優良之砲術，故活動之力較強。經過十日左右之作戰及調動後，海峽中忽起大風浪，致令進犯之船舶大受損傷，而西班牙艦隊乃被驅逐至不列顛羣島之北。

堅強之無敵艦隊，其半數之船隻盡遭摧毀於英吉利、蘇格蘭、哇克納及愛爾蘭海岸，或沉沒於大海之中。是役也西班牙巨大之海軍力量盡被葬送，而不列顛之海軍至是則大放其光芒焉。

美商船稱雄海上時

汽舟未被實用之前，世界濱海各地早已均有帆船之足跡。利益亦殊優厚也。往往一次之航程往印度運胡椒及香料，或往中國運絲綢及皮毛，一船之貨當令船主一生享用無窮也。

美殖民地之航業發展奇速，一七七五年時，所有從事於英人商業中之船隻，其三分之一全係美國所造。

帆船時期之末葉，美國所造之商船，乃世上最速最合於帆海者，是又無可疑義者也。

美國所造之船，與別國有顯然不同之處者，乃爲摒除華美之藻飾，及船頭重之船首樓，是則大概由於經濟不裕所致。所有勻衡整齊易於駕駛之船隻，其上部建築乃均極簡單，此項船隻嗣後又進步至前所未有之「流線」配以更佳之檣桅及較大之帆，於是其速度及調動乃更增進矣。

美國因受多種影響，乃不得不建造較佳之船舶。其地理上之地位迫其作極遠距離之航行；且無海軍之保護，則其船舶必須有相當之速度，俾不致爲海上仇敵所困。帆裝之式樣各種皆有，其最著者，當推一八二〇年時，載重二百噸之兩桅船。

快船之光榮

嗣後美國式之快船，其光榮維持極久，此種快船乃任何時代未有之奇船也。其速度之高爲人所未聞者，竟較許多汽船尙快，是蓋由於增加船幅與長度之比例，令船首作拱形，並於天氣惡劣之時亦張巨帆，乃能獲得此項高度之速率。富有才具之船主及歷練之水手，駕駛此等快船，均爲前此所未見。

諾法斯科底亞人道納爾麥凱爲美國式快船之主要設計人，渠於一八二七年抵美。其東波士頓之船塢中歷史上創見之船隻多艘，均曾在其中下水焉。

常爲人所提及，而譜入歌曲中者乃爲「飛雲」船。曾以當時八十九天之紀錄，兩次繞行好恩由紐約而往舊金山。在天氣惡劣風向極逆之四日中，平均每小時行十五英里又強。

麥凱曾希望以當時世界上最大之商船二萬四千噸之「海上主權」號，改善「飛雲」號之航技。

爲企圖打破繞航好恩之紀錄，「主權」號竟失其檣桅。但嗣後至一八五三年此船確曾打破揚帆駛行下各種持久之速率，平均於二十四小時中爲十七又三之二海哩，短距離之航程竟增至十九海哩。

麥凱爲利特浦澳洲間貿易所造之「傑姆斯、倍恩士」及「電光」號兩船，曾造成世上帆船之行駛速率從未爲他船所打倒。「倍恩士」號以十二日又六鐘之時間，自波士頓橫渡大西洋而達利物浦，是爲帆船渡洋對港航程中之最快者。此船又曾造成一百三十四日環繞全球之紀錄，其速率有時可達二十一海哩之多。

「電光」號在航海史中所造成最高一日之速率，爲四百三十六海哩，此與近日輪船之最高速率不相上下。自汽機發明後，始能將此完美之工具航行於海上也。

「憲法」號之榮譽

帆船時代末期美國船之優越，亦得於其軍艦中見之。巡洋帆船「憲法」號以三戰三捷之功，成爲美國最有名之一船，嗣後卽永爲美人愛國精神及勇於作戰之表徵。最近經過一番整理後，保存於波士頓船塢而爲海軍幼稚時代之國家珍寶。

蒸汽發動之巡洋帆船「米西西貝」號，爲艦隊司令潘萊之旗艦，奉令赴日以期變更日本之孤立政策者，亦卽潘氏於墨西哥戰爭中懸其司令旗之船也。

潘萊之艦隊下椗於江戶（卽今之東京）灣，正對栗濱，由其地登陸呈遞斐爾摩總統之書信。在西南伊津半島上者爲仙台之舊城，其廟園中卽潘萊之美國船員五人歿後埋葬之所也。

湯生哈立斯爲潘萊所磋商之條約簽訂後美國第一任領事，卽駐仙台之古廟中者也。

哈立斯爲一異乎尋常之人。其初未嘗學問，在紐約經商，交友極廣，當其首次搭商船赴日，對於東方之事即感興味。其後卒被任爲駐日領事，在任時竭盡折衝之能事，爲當時任何國外交官所不及。

「米西西貝」號爲最早海軍船舶之一，在彼時期中必須裝帆以爲機力之助。是船以外明輪替代螺旋推進器。一八六三年於其所命名之河中結束其最後之命運；當其追隨於海軍上將發拉格所乘之「哈德福」號後，爲聯邦軍之地雷所轟沉焉。

從帆到蒸汽

美國南北戰爭發生前十年，船舶之發動能力由帆而漸形轉變爲蒸汽，其構造則由木材而改爲鋼鐵。

英國爲蒸汽船之先導。一八五九年時完成當時之巨舶，載重一九，〇〇〇噸之「大東」號。原計劃以五千四馬之引擎行駛十五海哩之速率。在彼時期之四五十年前，爲商業上之敗蹟必矣。

一次於大風浪中「大東」號之舵忽失其效用。船身傾倒於巨濤之浪凹中，顚簸殊劇，竟將牝牛一頭自天窗捲入賓客滿坐之大客廳中。

嗣後此巨舶作爲安置海底電線之用。一八六五年時置第二次橫斷大西洋之海線，一八七四年續置四次之多。

南部聯邦同盟之船舶

美南北之戰中，南部各洲之海道交通，幾全爲堅固之北美聯邦封鎖所隔絕。一八六一年「南下」之海軍將校既無海軍可資開發，欲造戰艦又無能力，乃獨出心裁設計新式之船舶及武器，以與堅強之北美聯邦艦隊相戰。

其時歐洲之海軍雖已運用裝甲戰艦，一八六二年三月，「莫聶脫」號與「茂立麥克」號交戰於亨潑頓海港，則尙係此種裝甲艦之初次交鋒期也。

北美聯邦之「莫聶脫」號，號稱爲「桴槎上之乳酪箱」者，爲約翰厄立克遜所發明之新船；是船之旋迴砲塔至今猶爲近代戰艦中之利器。南美聯邦同盟之「茂立麥克」號原爲木質之蒸汽巡洋帆船，其上部改裝成爲凸甲板而蒙之以鋼片。

戰爭之前一日，「茂立麥克」號於亨潑頓海港中，毫不費力而將北邦精美之巡洋帆船兩艘擊毀，北美聯邦爲之震懾不已。乃時間湊巧，是夜新建之「莫聶脫」號由紐約開到，即於翌日淸晨挑戰。是船外狀殊形怪異，南邦船上之將校見者莫不稱異，俄而十一英寸旋迴砲塔上所發之一百六十八磅巨彈即向南邦之船發來。

四小時中雙方砲戰甚酣；兩裝甲艦之射程均極近，鋼甲之保護足稱完美。激戰中無一人死亡，祇數人受傷而已。是役實際上不分勝負，最後「茂立麥克」號溯向上遊而往諸福克。

鋼甲之價值至是證明無遺，嗣後在戰艦上其重要一如巨砲，今則戰艦所施之重罰戰艦能自受之也。

無畏艦之來臨

一九一六年五月，歷史上著名之佐特萊海戰，不列顛大艦隊之參與此役者，有無畏艦級之大戰船二十八艘。當時德人之巨艦集中砲火向英方轟擊，巨彈橫飛，稱其地為「當風之角。」

英艦「戰怨」號雖曾受巨彈二十七次之轟中，此厚裝鋼甲之無畏艦未受致命之創傷，繼續於原來陣線作戰至數小時之久。

因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商船得以暫時復興。新船供給在法蘭西之軍隊，及以食品供給不列顛島之人民，在其時殊屬急迫也。

美國各造船廠奉命苦鬬。此時期之努力造船，為前此未有之事。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一日中在美下水者計有九十五艘之多。

因戰時之努力，美國商船頓時增加至六百餘萬噸，於是又居於英國之下之第二位。所惜時隔未幾，情勢變遷，商船航業又趨銷沉；但此係另一件事，經過既甚複雜，內幕且又可悲也。

美國今日仍有極發達之航線，銜接東方南美及歐洲；最近政府立法對商船有補助金之撥發，美國之造船業當可因此而恢復矣。

今日戰神之武庫中又新添轟炸飛機與戰鬬飛機兩利器。每一巨型巡洋艦或戰艦，幾已各自帶其飛機。但此種船上地位有限，不能多攜飛機，飛甲板自屬不成問題，飛機必須以弩機送令其下水。及其返也則靠船停留於水面，以艦上之起重機昇之登船。

海軍航空今已成為海上之重要力量，因艦隊必須有多量之飛機以資偵察或作戰；其中有極鉅者，殊非尋常船隻所得而安置。因而一種新式之戰艦，航空母艦，即隨之而發明，所以用為「哺育」空軍隊者也。

美國海軍中最近所造之航空母艦為「命裘」號。是為形狀特殊之海上巨怪，其船身之上部完全作為飛甲板，祇留一部單獨之凸出管理部份於艦邊，俾飛機得以迅速出發或歸返。烟突亦不留於甲板上面，乃並行而引出舷外者也。

「命裘」號之速率為三〇·三五海浬，能載飛機七十五架，其中多數為巨型轟炸機，或長距離之偵察機。

除飛機而外，此船又裝有小砲，俾防水空方面之攻擊。強有力之昇降機能極迅速將飛機置入艙庫，或起上飛甲板。

造船工程師對於費用之節省，速度之增進，常在努力之中。

蒸汽煱輪俱有機械齒輪者，用以驅動「命裘」及「曼麗后，」最近之英國軍艦概用此項發動機。

「諾孟第」號巨舶上之蒸汽煱輪供給產生電氣之機力，而由電氣驅動四個推進桿，其力量足令此巨大之法國船獲得來往北

三二一—三〇〇

大西洋之「藍帶」速率錦標而有餘。

美國航空母艦「藍辛頓」「薩拉吐茄，」並戰艦「科羅萊杜，」「曼麗蘭特，」及「西佛及尼亞」等同樣均裝有電氣發動之驅進桿其主要之「精粹，」與「諾孟第」等同，乃係蒸汽所產出，而以柴油為燃料者也。

火夫之淘汰

輪船之用第塞爾引擎者，（一種用柴油以替代汽油之內燃式引擎）日益普遍。

燃油可直接打入汽缸，無需鍋爐。因用石油之故，昔日燃煤船中視為必需之煤夫及火夫等，前已悉遭淘汰矣。

更屬革新者，則由於燃油之後，而有長距離之飛船。此種新船現已跨越於衆海之上。

巨型飛船中之最早者，厥為泛美航空公司所辦，連繫南北美洲間之定期航空「飛箭」號船。今則該公司更巨之「飛箭」號船，業以五十小時之飛航時間及六天之經過時期，橫越世上最大之洋，由舊金山飛往香港。

此項舒適迅速之「飛箭」號船，以最準確之時間，經由夏威夷、半程島、威克、瓜姆及馬尼剌，而橫亘於太平洋上，從此又能恢復美國昔日航海之令名矣。

橫越他海洋之上者，則有帝國航線之載客運郵及快航等。飛船經過來往於歐洲及菲洲，荷屬東印度，及中國之間。最新英美強有力之巨型飛船，已開始作征服風浪險惡之大西洋之壯舉；目下則係經由百慕大及阿速爾島飛航者。

進步乃常在繼續中者也。每一後起之海上飛機，其式樣，速率及舒適等，乃常在增進者耳。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
會員銀行
東萊銀行
收足資本 國幣三百萬元
業務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存款放款押款貼現及國內外匯兌等事宜，上海總行兼辦儲蓄存款，及置有美式鋼箱保管貴重物品，設地產部經理房地一切事宜，設倉庫專為客商堆貨，棧單可在本行押借款項，手續便利。
行址
總行 上海英租界天津路八十五號 電話一六二二〇 一六二二八 七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九
分行 天津法租界二十一號路 電報掛號五四九〇 大連監部通 青島湖南路
支行 濟南商埠 上海法租界八仙橋 電話八五〇四〇

浙江實業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待
詳細規則 承索即奉
總行 上海福州路一二三號
分行 上海 漢口 杭州 虹口 湖北街 保佑坊

三二一一三〇一

美洲最初的居留者印第安人〔下〕

伍特公

楓糖的神話　米諾密尼有一種很饒趣味的楓糖故事，據傳人們初不知道如何從楓樹得到液汁，一日有一位老祖母諾柯米斯把楓樹取漿的法兒告知文化大英雄馬那布沙。這漿起初是一種清潔黏稠的甜汁，但是馬那布沙以爲這却不妙，人們得糖這麼容易，便沒有工作好做，必須使他們費一番工夫，才不致懶惰，所以便攀登最高的一棵樹上，用手撒水，像雨一般落在諸樹樹頭，於是那黏稠的甜汁便化成像清水一般流出了。從此印第安人須勞力之後，才得成糖，先伐木製器，將清漿盛入，然後經過幾夜的燉煮，才能凝結。印第安人曾教法人如何收漿煮糖，法人後來把鐵鍋贈給印第安人，教他們改善製法。

白種人來美之前，印第安人大約僅把楓漿煮成甜汁，作爲一種有益的藥品，現在却把黏稠的甜汁傾入起粒器內，用手或木槳攪和，直至結晶才罷。印第安人把極厚的甜漿傾入木製的圓錐形模型內，製成糖品，印第安人多用糖漬物當作消閒物品，有時把糖化入水內，作爲飲料。印第安人很寶貴楓樹，在部落界線之內，各家把楓樹爲世傳的產業，以楓樹的多少計算產業的大小。

雪鞋和獨木舟　印第安人曾用智慧克服嚴冬的寒威，他們穿了一種雪鞋，能在雪中旅行獵獸。雪鞋共有數種，有在樹林中用的，有在堅冰上用的，有在軟雪上用的，因此式樣製法，略有不同。先用槐木蒸軟，彎成鞋式，然後加上生皮條麋腸麻繩所織成的附品，穿在脚上，很覺舒服。印第安人途中遇到風雪，能在路旁折取綠柳，或其他樹枝，臨時製成一雙雪鞋，並用樹皮編成鞋上的網絡。

森林地印第安人所發明的物品，以樺皮獨木舟用處最大，聖羅連河南面的各部落，大都用火和石斧把一根木料刳空，成一小舟，那是夏季旅行的主要品。東森林地河湖很多，水路運輸，也用這種獨木舟。還有一種獨木舟，用樺皮或樅皮或榆皮包在一隻杉木架子上，有時也用麋皮代替樹皮，但是樺皮最爲適用，一因這皮輕而柔軟，一因樺樹一年四季中都能剝皮。這種小舟雖覺得稍爲脆弱，可是很爲輕便，以一人之力，可負舟跋陟長途，因此在森林境內是極通行的。駕了這種小舟，到處能去，最初的冒險家，也用此物深入東北森林中的各部分。獨木舟的造法，全境一律，不過在細工上，各部落彼此不同，老於旅行者一見它的式樣，便能說出是那一部落

造的。樺皮是用樅根搓成的粗線，縫在舟邊的一排小孔上，再用樅樹膠塗沒線縫，使它不能透水，損壞時也用這法很容易修理。印第安人善於製造這種獨木舟，他們並且有駕舟的特別技能。

森林地的印第安人少不了這種獨木舟，猶如今日城市中人少不了汽車一般。阿爾貢基安族的游牧部落，用此旅行，和運輸各物。他們隨着時季遷徙到能得食物的地方，東北境的阿爾貢基安族各部落，以漁獵爲覓食的主要方法，從前白人未到，火器未輸入的時候，東北境麋鹿和鵝鴨等野禽，隨地都有，現在雖比較還多，但已遠不如前了。在弓箭時代，印第安人雖有這種豐富的獵場，但仍終年常苦食物不足，因爲他們的箭頭是用石磨尖的，在夏季中很難把較大的動物射倒。有時麋鹿等野畜被迫下水，印第安人便趁牠們游泳的當兒，駕了獨木舟，追隨獵取，那便容易到手。到了冬季，獵人都穿了雪鞋，追逐在雪中掙扎的巨獸，這時捕取野兎和其他小野味，也比平時容易。

沿河一帶和湖邊的居民，很重視漁業，他們製成魚網魚梁，橫置在水流中，尤其在蛙魚移入海濱的河中，和春季鱘魚由湖入河的時候，所獲最豐。他們還會用弓箭射魚，有時用魚叉或有餌的魚鈎捕魚。冬季捕魚另有巧法，先在河上冰面鑿開數洞，再在洞旁搭成小篷帳，漁夫却躲在帳內，耐心靜待着，見有魚被餌所誘，游到洞口時，便眼明手快，魚叉一舉，那魚已到了冰面。

火炬捕魚　夏季捕魚的常法，由兩個人駕一隻獨木舟，在黑夜到湖裏去，舟旁燒着樹皮的火炬，一人在舟尾划槳，一人在舟首拿着魚叉，魚見火光，游到舟前，便把牠叉起，手法也很靈捷。他們保存魚的方法，不用鹽醃，却用烟薰，或在陽光中晒乾。部落中人所享的威望，大都以漁獵的技能，和戰鬥的勇敢，分其高下。

印第安人對土地權的觀念　印第安人對土地所有權的觀念，完全和白種人不同，因此常和白種人發生許多誤會，小之釀成惡感，大之釀成流血。美洲凡是在部落界線以內的土地，都是爲部落全體所有。每家如有需要，雖可圈地供耕種等用，但無論何人，無論何家，對這土地，都不能享有讓與權，所以部落中的酋長或一家或一部分民衆，都無權把全部落公有的土地一呎一吋賣去，或讓給他人。最初印第安人當然以爲關於這些購買土地的文據，不會發生效力，並無什麼關係，最初移居美洲的白種人，也有不明白這點的，也有覺得還是不重視這種文據，可以免去麻煩，因爲白種人向印第安人購成土地，雖曾經過個人間的談判，但在白種人接管那土地時，印第安人總以爲被白種人搶走了。印第安人對於訂立契約，和依法轉讓權利的觀念，全是由白種人灌輸給他們，以前他們要佔用一方土地，總得憑着武力去奪取，奪得之後，便拚命保守，死

也不讓的。

印第安人對於土地的態度，可從尼資貝爾賽部落中的一人名叫士赫爾赫爾索特所發的演說，窺見一斑。當白種人希圖強迫印第安人從瓦洛瓦河流域的古居移到遠處的保留地時，士氏便向衆宣言道：「土地是我的母親，她的身體不能被鋤犂驚動。人們應靠造化自然生出的物產生活，土地的主權是不能賣的，不能讓的。我們從來沒有做過什麼交易，一部分印第安人已放棄他們的土地，我是永不放棄的。土地是我身體的一部分，我永沒有把它放棄。土地一天能維持我的生活，我願意讓我獨個兒住在上面。」



七十四齡印第安老婦由紐約登船赴法瞻視其子之墓

歐戰時，美國印第安人在美軍中作戰的，共約一萬二千人。美兵在戰中陣亡的，大都葬在法境。這位老婦是威士干遜州的米克夫人，她的兒子也在法國陣亡，她和其他美國母親一百十二人同赴法國，瞻視她們兒子的墳墓。她當時手中揮着美國國旗，還拿着一個淡巴菰烟袋。

最初來到東美的探險家，腦海中充滿了歐洲王統和個人政權的觀念，因此用「王」和「后」或「郡主」等的名稱，施於組織簡單的民治部落中有聲望的男女，那眞太滑稽了。其實這些印第安人毫沒有法立行政領袖的觀念，白種移民因爲認定一個首領說話，在辦事上，尤其在購買土地時，可得到不少便利，所以便在印第安人中培植這種觀念。承繼職位的觀念，印第安人大都也沒有的，甚至許多部落中所稱的「酋長」也只因爲本人有勇敢的事績，或有特別的才能，經衆公認，才給他這個稱呼。這種酋長，並沒有實在的權威，他管理部落中的事務，全徵求諸人的意見而遵守傳統的習慣。

伊羅寬族各部落和若干浦白洛部落照例都在一個特殊族派

中選揀酋長，但這個職位實際是常由大衆選舉的。大約只有下密西西比河的那芝士部落，和毗連的若干部落，帶點專制色彩，可是大衆服從酋長顯然出於自願，並且是根據宗教習慣，酋長並不施用威力。印第安人既沒有個人財產觀念，因此便沒有階級觀念，只有美洲西北海濱一處，曾根據財產所有權，發生階級上的區別，又那芝士部落中也有一種傳統的階級制度，不過個人財產觀念在美洲印第安人中是很少有的。

伊羅寬族各部落有組織的聯盟，含有代表制的政體，確是美洲印第安人中一種獨一無二的精美試驗。這個聯盟，影響很大，美國獨立後，採用民主政體，也得力於此，這是信而有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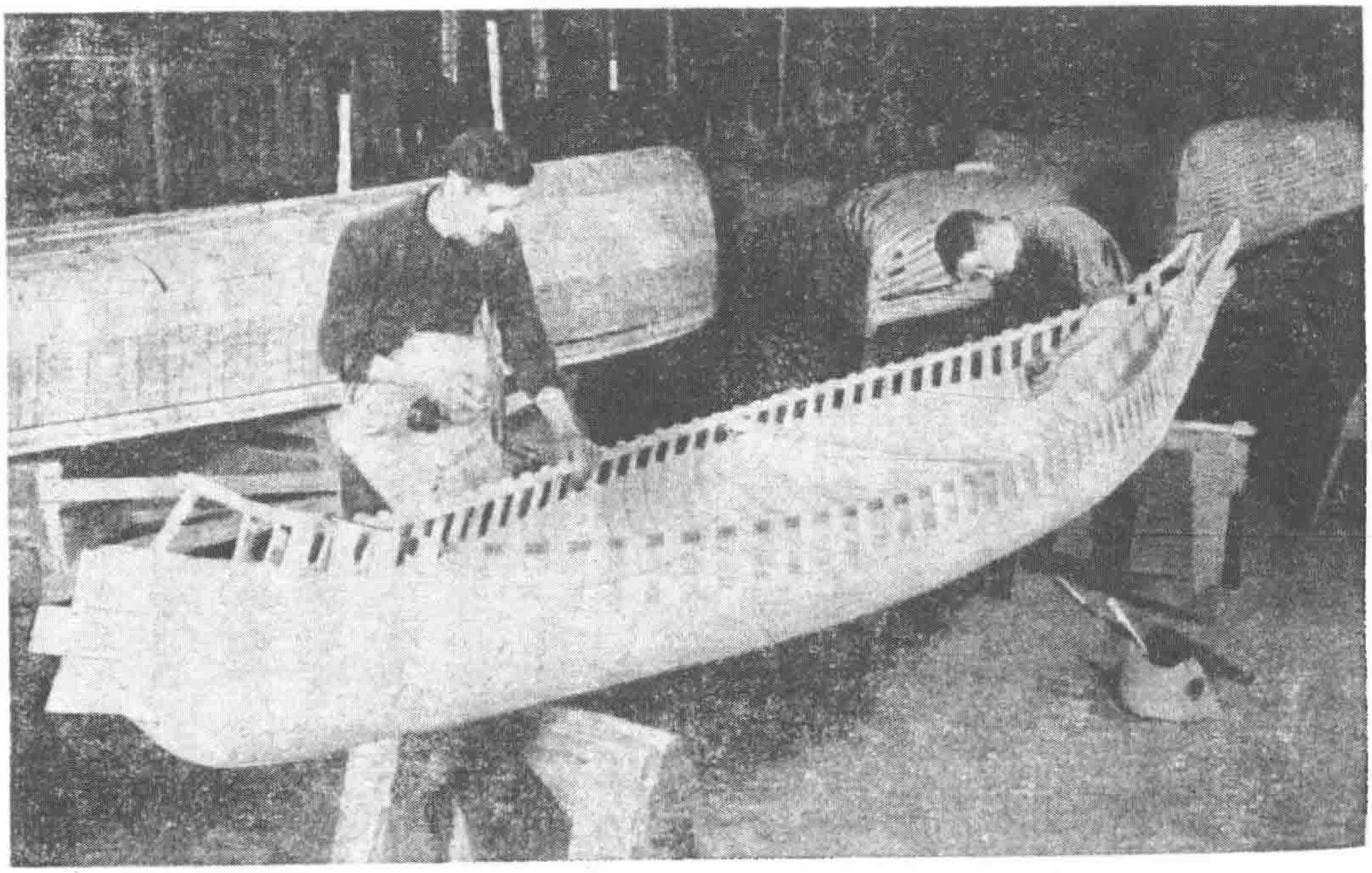
印第安人的高尚成績　美洲的土番並無偉大的成績。可供我們紀述，不過我們想到原始埃斯基摩人驚人的發明才能或前代印加人或阿茲台克斯人在社會和政治組織中的特長，却不能不對他們表示敬意。不知姓氏的褒斑克人，把一種野草改爲家種，而成世界主要糧食之一的玉蜀黍，這是有功人類的事業。發明零點抽象概念，使馬雅人複雜的天文計算和萬年歷，可以準確，這是算學上驚人的天才。還有大政治家在短時期中把墨西哥流域的野蠻部落，組織成阿茲台克斯人的治制，他們和古代羅馬人一般，征服了廣大的土地，而向被征服的諸鄰收取賦貢，以保生存，這種大刀闊斧的手段，也值得欽佩的。



伊羅寬族童子

伊羅寬族的男童，昔日年滿十四齡，便須參加戰事，但在今日，和其他美國男童相同，都進學校求學。許多印第安人平時和他族交往，雖都用英語，但在自己族中，還說他們的土語。

這許多事績，都發生在遠古時代，但在有文字的歷史最初露出的曙光中，也可以朦朧地看見其他種種事績。半穉史性的人物，却也不少，例如第加那維達，他整頓伊羅寬族各部落，創立「五部落



印第安人在廠中製造獨木舟

佩諾白斯考特河濱小島上的印第安人，現在仍多以製造獨木舟為業，而在老鎮獨木舟公司工作，但製造法已比從前改良，外殼蒙的是帆布，不是樺皮了。

聯盟，」而成民治聯盟最有成績的模範之一，也是其中一個有名角色。印第安人治權衰落時代也曾出現幾位大英雄，彪炳史册，傳誦到今。他們豫料白人的侵略倘若進行不已，印第安人的生活，必被破壞，將來土著總有滅亡的一日。東森林區很出了些有遠見的人物，他們的反動分為兩種：一是西尼加酋長康泊蘭特等所主張的。康氏相信印第安人應和白人聯好，一面須仿效歐風，以圖自保，並和白人公開競存，可是他到了老年，却自悔誤取這個方針。還有一種，相信印第安人不能實行這種根本改革，唯一自救之道，是在抵抗侵略者繼續前進，而把他們擊退。主張這法的有名人物，其一是米太考姆，他生在華姆派諾格部落，英人曾稱他為「斐里浦王。」所可異的，他的父親馬薩索伊特却和白人聯好，樸萊茅斯殖民地（英人最初到美的居留地）是靠他的力量建成的，他可算得美洲殖民時代新英倫印第安人中最出色的人物。

米太考姆不動聲色組織新英倫的印第安人十年之久，一六七五年便對白人宣戰。次年英人所居的九十鎮被他攻擊的有五十二鎮，另有十二鎮，被他完全破毁。不幸他的同志若干人竟通敵叛變，而使他萬分悲痛。一六七六年八月十二日羅特島有名的沼澤戰中他因兵敗流血疆場，飲恨而歸泉下。

假使沒有同志倒戈，新英倫的歐人也許會被他捻走的。

人道的戰士台根塞　百餘年後，印第安人中又有一位英雄，名叫台根塞，率領羣衆和美國東北部的白人作最後一次奮鬥。據許多史學家評論，台氏在歷史時代美國全部印第安人中，可算得最偉大的人物。他不但勇敢善戰，並且以仁慈聞名。當時白人被印第安人俘獲無一不受毒刑，這已成了戰爭中的習慣，台氏卻勸他本人所屬的沙尼部落尊重人道，放棄這種惡習。台氏竭力反對白人前進，否認美政府有向一個部落購地之權，因為森林地的廣大獵場，是各部落公有的產業，不是單獨一個部落所能處分的。美政府自然不承認台氏的主張，於是他便把密西西比河東面所有的印第安人結成一個大同盟，希望以俄亥俄河作為兩民族間的永久界線。他又和選出的幾位代表，奔走於佛羅里達和密蘇里河之間，勸喻各部落共襄義舉。可惜他的同志不待時機成熟，倉卒舉事，於是發生一八一一年蒂披加諾大戰，把他慘淡經營的計劃全盤破壞。他懊喪之下，便歸向英國，以抗美人。他在英國常備軍中因功陞為旅長，部下有印第安兵二千人。一八一三年美水師提督裴利在伊爾利湖獲勝，他強迫英將泊羅克托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查當附近抵抗美軍，後又掩護英軍安然退走。當時他怒斥英兵為懦夫，接着和美將哈利遜所

美國革命時的防舍

一七八〇年英兵在米奇干半島北端瑪基那克島上造成這防舍，美國革命時，被美兵佔據，保留至今，防舍四面都有鎗孔。現在這島已成了消夏勝地，島上不許駛行汽車。



三二一—三〇八

統的大軍發生大戰，這位印第安英雄便死於敗軍之中。他早料此戰凶多吉少，曾脫去旅長的制服，穿了印第安人的土裝臨陣。自從台氏陣亡之後，白種人脫除侵略途中最後的大阻力，美國東部土著的命運便入於末路了。

還有一位有名的印第安人，一生事業，可和台根塞並駕齊驅。他是摩霍克部落的酋長名叫柴彥達尼迦，白人稱他爲約翰白朗特。他和其他幾位印第安名人最先學習寫讀英文。他生於一七四二年，曾積極參加十八世紀中印第安人抵抗白人的邊界戰役，他因爲是摩霍克人，所以曾在一七六三年龐蒂亞克戰爭中援助英軍，攻擊美殖民。他因功得授陸軍大佐職，一七七九年他率領土著軍隊屢次襲擊美人居留地，戰績卓著。他的妹妹嫁給美國約翰森爵士。

印第安人和他族許多名人相同，大都在戰爭中露其頭角，建立功名。但不能因此說印第安人天性好戰。他們抵抗白人的戰爭，是因爲受了白人的侵逼，出於不得已的。印第安人的戰法，和歐人大不相同，歐人慣用密集進攻法，印第安人却善用散兵線，或埋伏途中，或突出襲擊。起初歐人很受窘困，後來也採用印第安人的戰法，才能應付順利。

剝取頭皮的惡習　東森林地戰爭中，有兩件事常見於文學作

印第安人男女割野稻

野稻是水地若干部落的一種糧食，成熟時，男女同駕獨木舟，前往收割，所穿的衣服，好像臨跳舞會一般。



三二一—三〇九



●婦女用玉蜀黍莖編籃

印第安的婦女把玉蜀黍莖染成黃綠藍色，編成籃子，很爲美觀。婦女們從前的裝飾品，是用染色的麋鹿毛，和有色的豪猪刺，製成的彩飾，披在衣服上。白人到美後，印第安人便用皮貨和他們換玻璃小珠，代替舊日的裝飾品。現在呢，許多青年女子也很愛時髦了。

品中，一是虐待俘虜，上面已經說過，一是剝取頭皮。這兩種習慣最初似都在伊羅寬族中流行，後來歐人在美洲東北部互相抗爭時，曾用金錢鼓勵同盟的印第安人剝取和他們爲敵的土著或白人的頭皮，於是這種惡習便迅速地傳至很廣的區域。獎勵剝取和白人爲敵的西部印第安人的頭皮之風，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見消滅。原來印第安人打仗，不專以把敵人殺死便算了事。戰士最以爲勇武的，是在肉搏時用手指或棍棒觸及敵人。倘若能夠剝取敵人的頭皮，或生擒敵人，或把敵人的馬匹盜得，那便格外光榮。他們剝取頭皮手法靈巧，先用一個頭箍套在敵人頭上，再用利刀沿着頭箍一劃，握着頭髮用力一拉，那頭皮便脫離頭顱了，在專家手中只須幾分鐘便能完事。

印第安人不僅以戰略見長，在許多和平職業中也表現特長。他們除漁獵之外，還精於高尚的美術，又善於演說和演劇。他們雖性情質樸，也能用有力量和含有詩意的言詞，發揮意見，令人感動，和現代人一般。現在節錄百年前慷慨淋漓的兩段演說詞，以表示印第安人口才的一斑，那是在克羅斯部落屠殺了住在黃石河蓬帳中的

阿西尼波因人後，白人代表台尼格往勸阿人勿和克羅斯部落開戰而召集的會議中所發的。大衆聚在一間茅屋中後，一位總酋長便向諸人說明開會宗旨，接着便演說道：

「我的兒童啊！我是一個瘋漢，我把你們像馬羣一般聚攸了二十餘年。假使沒有我你們早已像狼一般散在四野了。善人和聰明人很少，因此你們須聽他們的話，愛他們，順從他們。我告誡你們，已經舌敝脣焦。我知道今天是對聰明和我相同的人演說，其中許多人比我更勇敢，可沒有一個年紀比我大，閱歷比我深的。我召集你們，是要聲明我們的敵人（克羅斯人）已由大砲臺的白人經手，送烟草給我，和我的兒童。試試瞧，能不能快樂地吸用？還是嘗了覺得味道不好，我個人却很願意吸了。我們部落中的人，爲數寥寥，跟瞧着已被強大的敵人包圍着，所以我們只得議和，借此減少敵人，增多朋友。我知道在這兒許多人的親屬，曾被他們殺死。我們今天雖還保有格羅斯凡特斯，然而我們總得和他們議和。假使議和有利我們的話，必須把舊日的讎恨，一筆勾銷，完全忘記。我年紀漸老了，恐不能再過許多冬季，我不忍見我的兒



印第安人的嬰兒

錦毯製成的吊床，
懸在公園中的遊廊，
清風徐徐地吹來，
像小舟在水上輕颺。
看那肥胖的紅孩兒，
甜蜜蜜地入了睡鄉。
替他覆上蚊網的，
是一位紅種時髦女郎。
他若生在數十年前，
睡時，縛在木板，
吊在樹上。
今昔苦樂，
却如霄壤，
社會進化，
不分種族，
都是水到成渠，出於自
然。

童在不斷的戰爭中日見減少。我們的馬匹無多，須靠克羅斯人的馬羣來補充。他們願意付高的代價，並給出許多馬匹，和我們議和，克羅斯人是好戰士，白種人說話君子，定能遵守約言。無論有什麼決定，總得要豪爽，要知道我們是大丈夫男子漢。旁人有話說，我都願聽，我的話已完了。」

這番演說，稍爲引起了「哦」「哦」的反應。大多數却面面相覷，默不作聲。隔了數分鐘，有坐在老酋長席第三位或第四位的另一酋長站起身來答話。他只有一隻眼睛，滿面露出好戰的野蠻精神。他批評敵人的言論，完全和老酋長相反。只聽他說道：

「我個人很敬愛爸爸（對老酋長的尊稱）他是我們的領袖，堂堂大丈夫。論理，他教訓我們的話，我們應該服從的。不過他勸我們吸敵人的烟草，却覺得有些老朽，又覺得有些幼稚。趕快叫白人把那烟草拿回去！那味道是血腥臭的，我們吸那烟草猶如吸我們親人的血一般。老爸爸該走到黃石河濱，向住在三十間茅屋中被敵人殺死的諸兒童，露齒睜目的頭顱問幾句話，聽聽他們可有什麼回答？他們可笑麼？他們可跳舞麼？他們可請求克羅斯人的烟草？或大呼要克羅斯人的馬麼？倘若我們帳中要馬的話，可讓像我一般的青年們去打仗，把馬搶來。克羅斯人一天有馬，我一天要打仗去搶的。萬一不幸，死在草原，化爲白骨，這是男子漢光明磊落的下場。我本人常愛看青年的頭顱，他露着雪白的美齒，彷彿在笑着說道「我死得其時，我不願住在家裏，待我的牙齒因嚼乾肉而腐落了後再死。」青年是願意打仗的，並且必須打仗的，應該就我的勢力所能及，和敵人拚個死活，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我的話完了。」

大衆聽了這番激昂的演說，歡呼贊許的，佔全場三分之二以上，於是便決定繼續和克羅斯人奮鬥。

印第安人詩歌跳舞的特長　印第安人的詩，充滿着清雅的想像，對造化作深刻的欣賞，並且反映他們常抱的美麗的宗教哲理。唱歌跳舞，都很發達，但樂器却沒有和歌舞相稱的進步。他們跳舞時，常用笛鼓，和各種響器。美術家大都說，美洲土番美術家所成的彫刻塑像圖畫三種精品，可和各代名家的成績并列在一起。祕魯高地的水利規模，美洲西南部的運河，以及通過祕魯高山，和于加丹森林的長路，都可以表現印第安人有工程師的技能。

印第安人所貢獻世界的糧食金雞納霜橡皮　印第安人精於織布編籃，又能不藉陶工用的車成器，製成有美術風的陶器。他們雖造成手織機，但沒有什麼機械的發明，例如他們從未知道輪的利用，或從未知道拱心石的拱形。

印第安人所貢獻給世界的幾種重要物品，大約都從史前有科

學智識的農業家的活動得來的古時植物家所種的植物，內有玉蜀黍、豆類、山芋、甜薯，現在已成了世界主要糧食中的四種。美洲熱帶土人還種一種名叫瑪尼沃克的植物，現在已成赤道帶內數百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其他所種的重要品，還有花生、南瓜、朱古力、胡椒、蕃茄、波羅蜜等類。

現代幾種有用物品，如金雞納霜、高根、烟草、橡皮，也都是印第安人發見的。美洲印第安人最有益於人類的幾種貢獻品，其一便是玉蜀黍。美洲很廣土地的居民，現用這物為糧食。豆、南瓜、玉蜀黍，是美洲廣種的三種物品。從墨西哥進了美國南部，直延到墨西哥灣濱一帶，再北上至密西西比河，沿着大西洋濱，而達聖羅連士河止，農業都很發達。學童們曾讀過史寬杜教授樸萊茅斯居民栽種玉蜀黍，以便殖民地得以半自給的故事。傑姆斯鎮和樸萊茅斯兩處，倘若沒有玉蜀黍，當年殖民定遭失敗，大西洋濱的居留地，定要延緩多年，才得成立哩。

東森林地務農的印第安人的耕種方法，簡單而有效果。法人項浦蘭曾說他們用一種硬木製成像鏟的工具，以代耒耜。印第安人到了五月間，便在村旁適當場所開種園地，把三四粒玉蜀黍仁種在一起，上加土堆，再在土堆上種幾粒豆，每一個土堆隔開三呎，一排排的很整齊。玉蜀黍長出後，豆籐便盤繞着黍莖而上，既省地方，又可免野草長在土堆上。四周邊上空隙却種南瓜，高長的玉蜀黍不會把那裏的南瓜籐遮住。這種栽種法，很為得當。原來伊羅寬人相信司管這三種植物的神，是三位姊妹，她們喜歡聚在一起，所以這三種植物合種在一處。園地栽種和收穫的職務，差不多全是女子担任，因為在栽種和收穫時候，男子大都要出去游獵了。

「蘇柯太煕」的起原　伊羅寬人對玉蜀黍的名稱，意思是「我們的生命，」可見美洲務農的部落，因為那是他們的主要生活品，是極寶愛它的。豆和玉蜀黍種類很多，土人用種種方法，製成各有風味的食品。新英倫土番用豆和玉蜀黍合製成一種食品，名叫「蘇柯太煕，」現在還沿用這個土名。玉蜀黍吃法，種種不同，綠穗可以烤黃了吃，也可以煮熟了吃，綠穗中的仁，可以剝出製湯吃。玉蜀黍晒乾後，可以久藏，所以印第安人地窖裏都藏着晒乾的玉蜀黍，以供缺乏時充飢之用。晒乾的玉蜀黍，可以用深木臼搗成細粉，或用淺石磨磨粉，這種黍粉，也可製成各種食品，但大都用它製麵包或粉糊。有時把玉蜀黍浸在水中，用文火煮片刻，等那外皮脹開，再用水把外皮衝去，便可煮成玉蜀黍飯。玉蜀黍的莖，可以編成鞋、蓆、面具、玩具，還可以製魚網上的浮子，和桶式的盛物器。玉蜀黍的穗軸，是燻革時要燒用的，還有揉革時，偶爾也可用玉蜀黍的綠穗搗漿，以代動物腦。玉蜀黍的各部分，都可以用作燃料，尤其合於家

庭，因爲它不會生烟的。

印第安人的競技和賭博　印第安人很愛競技和運動。新世界中盛行兩種競技，一種是全碰運氣的，其中有用骰子，或猜謎的許多賭法。一種是要靠手段敏捷的。凡需運動的技能和忍耐力，還加上手段敏捷的競技，在新世界中全部時常舉行。賽跑角力兩種，最爲普遍，分隊和需多數人參加的運動式競技，也很流行。美國東半部的印第安人喜歡作 lacross 球戲，現在白種人也喜歡這個玩意。各種競技都用金錢賭輸贏，往往輸贏很大，用一身所有的財產作孤注一擲。印第安人性好賭博，有時錢財輸淨了，便把他的妻子作賭物，甚至把自己的身體作賭物，輸了便去做贏者的奴隸。印第安人的婦女，大都被視爲賤人，甚至被視爲一種動產，實際是她丈夫的奴隸，她做牛馬的苦役，一舉一動，須看她丈夫臉色的喜怒。

婦女在家庭和園地的地位　土番時代，家庭和園地，是婦女的範圍地，她除照料家務，撫養子女，烹調食物外，園地內的耕種一切，也歸她担任。男子却從事較費氣力的漁獵，有時參加部落中的戰鬥。所以人常看見婦女在她家宅左右勤勞地工作，男子呢，倘若也在旁邊，却懶洋洋地東走走西望望，不做一事。男女性的分工，被習慣所制牢不可破，到了白人的侵迫，把野味毁滅，並把獵地設栅遮斷，又把土番戰鬥的可能性設法銷除時，便完全打破男女間的平衡，婦女的工作，依然如舊，男子却沒有事做了。

舊時代印第安人的婦女工作勞苦，她們却以此自豪，而受人敬愛，閒時談笑歡樂，和世界他處婦女的生活，大致相同。再加她們的工作，多在戶外，所以行動很爲自由，而且丈夫對她並無眞正的權威，雖然各部落的習慣彼此不同，但是婦女大都可以隨意離開她的丈夫。至於婚姻，也和我們的社會相同，須得男女雙方的同意。所謂買妻風俗，細按起來，並非眞正買賣性質，是由男女兩家交換禮品，以作好意的姿勢，或用禮品賠償新娘家的損失，因爲女家把女兒嫁去，要少了一人工作。

許多印第安部落只認母系，所以各種承繼權，只能由婦女傳授。伊羅寬族數團體中婦女對於部落一切事務，都有重要發言權，她們還按時出席各種會議，她們的地位，比男子還強。她們有在兒子中指定家長或部落酋長候補人之權，她們甚至能夠禁止兒子出去打仗，因此頭腦冷靜的酋長，往往借重婦女的權威，消弭戰爭。

白人盤踞新世界後，土著的文化，免不了被他們打破。雙方接觸的結果，第一禍事便是新病症的傳入，如牛痘、痲疹、水痘，都是印第安人向來沒有的，一旦染着，便無生望，往往一部落全數死亡，不留一人，否則人數也因此大減。還有烈酒，也由白種人傳入，印第安人大都酷愛這物，把他們的自尊性和勇武精神，減去不少。兩種文明

三二一—三二四

接觸後所發生心理上的影響，久而久之，甚至爲害更烈。美洲土番部落的組織，是以親屬關係爲根據的，彼此有互助互衞的義務，承繼權是由家庭中一系大都爲母親傳下的，兒童都歸母親所屬的一族教導，我們的家庭制度，是認兩系的，兒童却直接歸父母教導，所以沒有宗族單一的觀念。新文化並且使部落中的基本職業大起變化，男子不復能藉戰鬥的榮譽得到威望，野味絕跡以後，他們無地可以游獵，也不必製造獵具，只弄得閒居家中，無事可做。

印第安人的婦女，不但担任園地上大部分的工作，並且還會製陶器，織布疋，編籃子，揉皮革，此外還須司炊事，管家務，可惜這種使個人能夠達於充分發展地步的技能，在五金的炊具，和機織的布疋銷行以後，使全被淘汰了。一般沒有職業的男子，却游手好閒，習慣性成，一時却很不易調整，經過長時期的教導，才漸漸地復上軌道。

今日呢，美洲印第安人的血液，已流入我們許多主要公民的脈絡中了。他們對於文明，對於人類改善的貢獻，隨處可以見到。至於印第安人爲另一民族之說，現在已成爲歷史上的問題，和過去的紀錄了。

宋時之江陰南通

藝

宋王聖塗，澠水燕談錄云：「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距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爲兩浙道院，通州爲淮南道院」。云，蓋宋時交通阻塞，風俗醇厚，沿江一帶，士民多安居樂業，與世無事，迨近代因防守關係，君山狼山，均設置砲臺，江陰漸成長江之門戶，南通亦成江北商業之重心，時移勢遷，固不堪同日語矣，顧今則江陰砲臺失守，已全縣殘碎，南通雖尚幸瓦全，亦風鶴頻驚，撫今思昔，尤何堪設想哉。

短篇創作　戀愛之夢［上］

秦瘦鷗

這是一個沒有月亮的黑夜，烏絨似的天幕上，雖然還點綴着幾顆稀疏的星，一閃一閃地在發出極微弱的光來；可是它們的光實在太微弱了，照到地面上祇能勉強呈露出一些高大的東西的輪廓，餘下的還是一片黑暗。而對於夢石這些高大的東西的輪廓是不須注意的，現在他只求可以看清楚脚底下的東西，然而這就不是微弱的星光所能幫助他的事了。

他從九點鐘的時候，就從蘭谿車站出發，沿着浙贛鐵路的這一段所謂金蘭支綫匆匆地開始步行；在他最初的料想，人在鐵道上，踏着一塊塊平整的枕木前進，縱不能如柏油路一般的舒適，至少也可以比得上內地的煤屑路，那裏知道才走出車站的外揚旗，已經暗暗叫苦不迭了。第一是軌道上的石碴太多，而且都是三角形的小石塊，人的脚在上面踐過，即使穿着皮鞋，也往往要痛得叫出來；第二是軌道上的枕木距離都有一定的尺寸，人的脚步可就不能這樣齊整，你越想一步一塊的跨過去，他越是一高一低的躓得厲害；因此夢石走了一會，就不能不放下他的手提箱來，作爲坐椅，暫時休息一下。

夜風從他面上拂過，一陣陣的涼意，不但吸乾了他額上的汗珠，同時還把他那受了過分的刺激的腦神經也吹得清醒了幾分；他把自己的帽子除了下來，擱在膝蓋上，很無意識地拈弄着，他倒並不望四面看，其實就是看也看不見什麼！

他的全身已經沈浸在一片黑暗中了。

× × × ×

大約四年以前，劉夢石這一個名字，在中國漁業公司裏還祇有很少的幾個人知道，譬如偶爾有人到公司去找他，那位架子大得像經理先生一樣的門房老爺第一句往往就要說：「這裏沒有這個人！」及至來人一再的向他懇說之後，他才肯捧出一本簿面皺得像當票一樣的職員錄來，慢慢地翻過去，翻到會計科的最後一頁壓尾第三個名字，他的鼻孔裏方始有一些聲音透出來：

「唔！就早知道是一個新來的，怪不得名字這樣生！」

其實劉夢石也不能算是新來的了！他從練習生做起，升到會計科簿記股司事，其中也已整整的隔了兩個年頭，所苦的只是職位太小，所以在那門房老爺的耳朵裏，這個名字還是生得很咧！

夢石是一個在極困苦的環境中微倖長大起來的青年。他家裏很窮，父親早死，小時候身體非常不好，生了病又沒有錢請好的醫生看，曾經有好幾次險些就要裝進小棺材去了；後來進中學念書，

三二一—三二一七

完全是靠他自己考取的獎學金，否則是絕對沒有希望做中學畢業生的。出了學校，總算又靠着不知道誰的洪福。很順利地被介紹進了中國漁業公司，雖然最初的月薪是只有十二塊錢。

他的家庭倒很簡單，除掉他祇有兩個人，一個是母親，還有一個問題就大了。這話怎麼講呢？原來在他小的時候，他母親一時高興，不知道打那裏去替他弄了一個童養媳來；這件事在鄉下原是很通行的，夢石在十歲以前，也還不覺得對自己有什麼關係，逢到不上學的日子，常在家裏和這個女孩子一起玩着，彷彿人家的兄妹一樣。後來他的知識漸漸開了，一班小朋友又歡喜把這個童養媳來用做取笑他的資料，大家往往要問他：「你的養媳婦呢？」「爲什麼不帶你的養媳婦出來呢？」或是「你晚上是不是和你養媳婦一起睡覺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問個不休，弄得他後來一聽見人家提起養媳婦三個字，自己的臉便立刻紅起來了。

及至他進了中學，這個養媳婦的事情便越發成了他心中最困苦的難題，雖然他已曾一再請求他母親變通辦法，不要強迫他和那童養媳結婚，可是他母親的主見竟比什麼人都固執，絕對不准通融，而同時那童養媳的孤苦無依的境遇，也有些使他不忍急於決裂。

到了中國漁業公司後的第六個月，他母親便三次寫信來要他回去結婚，他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只得鼓足勇氣，寫了一封很堅決的復信回去，說明非等自己滿了二十六歲決不結婚，否則寧可逃出去做和尙。這封信的效力居然還不錯，他母親也着急了，便允許他再隔三年成親。這個緩兵之計一時雖然已經奏了奇效，可是三年期滿的時候又怎麼樣呢？當時夢石也實在不願意先考慮到它，祇求再能苟安三年，到那時另籌辦法。

中國漁業公司的總辦事處在吳淞，他的故鄉在松江，相去不過一二百里路，並且有火車直達，依着常理說，夢石就是每星期回去一次也未嘗不可；但是就爲着這一件童養媳問題，竟使他一想到家便頭痛，幸而他知道母親的身子很康健，不用人攙扶也可以上得佘山，所以自己還比較放心。

星期日既不回家，總不能依舊整天躲在公司裏啊！夢石的個性是很歡喜看看靑山綠水的，湊巧吳淞的附近正是這種環境，因此每逢休假的日子，夢石便把整個的身心拋擲在大自然的懷抱中，那時他也很少和同事往還，所以出游的時侯，往往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在某一個晴朗的春天的午後，夢石照例挾着幾本書，一路閒行，走到了江灣附近的一個村落裏，正想找一處淸靜的河邊坐一會，突然聽見後面有一陣很洪亮的喧笑聲，漸漸地打遠處逼近過來，

三二一—三二八

他料定是上海來的那一班時髦人物到了，他們的習慣的喧擾，是夢石平素最害怕的便決意打旁邊的小路上躲避開去。

當這些人的身影漸漸地打一叢竹林邊轉過來的時候，夢石本能地回頭去向他們看了一看却也看不清楚是怎樣的幾個人，只瞧見其中有一個最苗條最活潑的身影。

「密司脫劉！密司脫劉！」那些人的中間，出其不意的有一個聲音在高喊着，並且是一種很熟的聲音。

這樣夢石就不能不站住了，而那個遠遠地在招呼他的人也拋棄了他的一羣用着很快的脚步衝過來了，到得彼此相去約十碼路的時候，夢石也禁不住很熱烈地喊道：

「啊！原來是志羣！想不到在這裏碰見你。」張志羣是夢石在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兩個人的感情一向很好，其時差不多已經闊別了二十多個月因此一見面更覺異常的親熱。大家先略略問了一些過去的情形和目下的景況便攜着手一起望志羣同來的一堆人走去。

「這些都是我家裏的人和幾位親戚。」志羣先給夢石說明着。

「今天的天氣特別好，所以大家一窩蜂的玩到江灣來了。」

夢石和志羣的親戚們見了面雖然聽志羣很熟練地替他逐一介紹着，可是人太多一時實在記不得許多，只特別記牢了一個名字，就是方才他遠遠地瞧見的那個身影最苗條，最活潑的人的名字。

「這是湯小姐，我的表妹。」志羣口裏這樣說，夢石心裏也就這樣記住了。起初他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單要把這個名字記住，但是到傍晚時候，夢石將要和這一羣人分手的時候他才發覺這位湯小姐的聲音笑貌，已經占領了他的腦神經的大半部，非但這個名字已經有永遠不能忘記的需要，並且還覺得以後什麼地方再能見到她的一個問題，也是當天急需解決的事。

「你府上是不是還在橫浜橋那一邊？」夢石實在不好意思就向志羣詢問湯小姐的住址，只得先問志羣的家有沒有遷移。

「不錯，依舊在大德坊七十五號。下個禮拜日你到我們家裏來好不好？」志羣很誠懇地說：「近來我們家裏人很多，眞熱鬧得有趣呢！」

「好！我一定來！」夢石來不及的答應，可是終於不敢問下禮拜湯小姐是不是也在你們家裏，他只能很無意識地再多看了她幾眼。

× × × ×

出乎意外的在一跨進張家大門的時候，第一個就看見了他懷想了一禮拜的湯小姐，她那苗條的身體上披着一件玫瑰色的浴

衣，長長的秀髮，一直垂到肩上，襯出一張沒有塗過絲毫脂粉的臉龐，像一塊毫無斑點的象牙一樣。

這一尊活動的人像就使夢石在庭心裏呆住了一二分鐘，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出第一句話應該怎樣說。

「起得好早啊！密司脫劉！」倒是湯小姐很大方地先和他照呼着。「請進來坐，志羣好像還沒有起身咧！」

湯小姐身上的浴衣和志羣的沒有起身都使夢石感覺到自己的確去得太早了，可是既已來了也不能再退出只得硬着頭皮跨進了客廳。

要和一個才見過一次面的女性不亢不卑的說幾句話，這種修養原是很不容易的，幸而夢石的口才向來很好，而這位湯小姐的談吐也異常儁爽，因此兩個人倒說得非常投機；並且彼此還發現了一個相同的嗜好，就是大家都歡喜野遊。當志羣從裏面睡眼朦朧的走出來的時候，夢石差不多已經不需要這位主人了。

「方才三哥有電話來，約你去看電影，你知道沒有？」志羣先和夢石寒喧了幾句，接着就向湯小姐這樣問。

「這樣好的天氣，關在影戲院裏有什麼滋味呢？」湯小姐很不願意的說：「他們總是歡喜混在都市裏，我的脾氣就不是這樣。昨天還有你們那一位同事姓周的也派人送信來要請我今天上新雅去吃飯；還我的心意，兩個地方都不高興去！」 三二一—三二〇

「你不能使這兩個人都失望啊！」志羣打趣着說。湯女士的臉色微微紅了，而夢石的心却在怦怦地跳着，他覺得搶在自己前面的人太多了。一種可笑的失望使他感覺到不能再安坐下去，便隨口揑造了一個理由打座位上站起來，向志羣告辭。

志羣和湯女士却堅執不允，一定要留住他，湯女士並且建議：

「我們今天爽快好好的打擾他們一下，先同到新雅去吃飯，然後再到三哥那邊去教他請我們看電影。志羣，你看好不好？」

張志羣這個人是素來極歡喜找一些有趣味的事情幹幹的，他覺得湯女士這個建議，非但很滑稽，而且一定還有很有趣的下文可看，便立刻贊同，並且竭力把夢石挽留着，要他同去參加這一場胡鬧；夢石再三想走，都被他們硬牛生地拉住了。

這一天眞使夢石感覺到說不出的無聊，難受；他和志羣兩個人像看戲一樣的伴着湯小姐去赴了兩個充滿着愛情的氣息的約會；他看那志羣的同事周本豪和湯小姐的另一個表兄——三哥是怎樣熱烈地在追求着湯小姐，他們竟敢當着其他的人的面，說出許多極肉麻的話來，或是用很卑鄙的態度互相譏笑，奚落。

當那一場電影演到一半的時候，夢石實在受不住了，便推托解手，一個人悄悄地溜了出去；在電影院的階石上他幾乎要發誓永

遠不再到張志羣家裏去，永遠不希望再看見湯女士了。可是待他回到了吳淞以後，寂寞的環境，孤苦的生活，又使他不由自主的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寄給志羣，假裝是向他道歉，表示實在因爲精神不好，所以不告而辭；末了，又加上一行最緊要的話，大概說他們如其願意到吳淞來玩玩，他一定隨時在公司裏候着。

這信去後，隔一天，志羣就有回信來了，大概說：「一俟得暇，必當奉訪。」不但沒有說明究竟幾時來訪，並且連夢石最關切的湯女士，他也沒有提到一筆；可是他也知道無論志羣怎樣聰明，也決計想不到他也是關心湯女士的一份子。

夢石本來可以說是公司裏最專心於工作的一個人，但從這兩禮拜來，情形就有些不同了，他差不多天天有那裏計算着幾時可以休息；並且使他時常夢見到三個人——母親，童養媳，湯女士——甚至白天也不斷的想到她們，腦海裏接連着構成許多的幻想，險些使他在整理信件的時候，也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

他不懂戀愛是一種什麼東西，祇知道自己有一些需要它；他也不知道湯女士有什麼特長，祇知道她是一個深合他心意的人物；至於他應該怎樣做才能取得湯女士的同情，他也根本不知道；換句話說，就是他始終沒有想到過自己憑什麼可以去追求人家。直到第三個星期日，他才驚覺到過去的想望，眞是一種不自量力的妄念。

然而不管怎樣，這第三個星期日對於他的確是很值得紀念的！

「外面有人找你，劉先生。」一個聽差不很恭敬地向他報告着。這時還不過上午十點鐘左右，夢石正極無聊地在宿舍裏坐着，聽到這個報告，便立刻猜定是在吳淞鎮上開着一家米鋪的老叔，因爲他老人家是常有許多信件要教夢石寫的；或者，他想，也許是張志羣來訪他了。

才走到會客室門口，突然聞到一陣奇怪的香味，並且有一條很清脆的喉嚨在裏面向他喊着。

「密司脫劉！你不會想到是我吧？」

不錯，夢石實在是不會想到的。原來是湯女士！ （未完）

三二一——三二二